

环球城市前沿的绅士化： 特纳“智能圈”的演进

埃尔文·威利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rban Studies

1-28

© Urban Studies Journal Limited 2017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0042098015601362

journals.sagepub.com/home/usj



摘要

随着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演进，绅士化也在演进。整整半个世纪，绅士化的理论和经验均以北半球为参照点；如今却正在快速演变成由形形色色的绅士化构成的覆盖全世界的、更动态的全球城市体系。这些趋势似乎表明，城市理论根深蒂固的北半球偏见，终于要走向姗姗来迟的后殖民主义地方化了。但是，南半球已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军事式城市动迁，却越来越不愿“套用”北半球关于绅士化的语词、理论和政治含义来理解这些进程；实存现实与心理意愿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悖论。本文通过结合城市研究和绅士化问题上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经验趋势和理论争鸣，试图调解这一悖论。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城市企业家主义与劳务、房地产和教育的跨国市场相互依存又局部自主的发展，正在超越“城市中的绅士化”(无数地方性研究的传统关注点)与“作为环球城市化维度之一的绅士化”之间的两分。环球技术变革如今被捧为“认知资本主义”和一种通信-意识意义上的“智能圈”。在这一变革背景下，种种发展正在聚合成一张全球的、覆盖全世界的、多元文化的大地毯；这张大地上绣的，是带着鲜明进化论色彩的阶层化城市空间转型，以适应城市历史、社会文化差异、国家权力和抵抗地貌的多层权变。本文分三步展开论证。首先，我们解释了在卢斯·格拉斯给予我们一个语词来讨论绅士化之前的数十年间，传统城市理论中如何深深埋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陷入无休无止地争论狭隘的经验问题，未能更深入地批判性审视社会空间阶层化的进化论逻辑。第二步，我们考察了近来绅士化理论的“世界主义去殖民化”转向，这一转向正出现在强大的联盟以前所未有的尺度巩固绅士化的网络基础架构之时。

第三步，我们分析了绅士化作为一种新与旧的重新混合物，作为阶层化城市空间转型的工具，在当代正通过工作、教育和住房的激烈化竞争而加速演进。老式的城市更新模式，无论是奥斯曼的巴黎，还是摩斯的纽约，如今早已子孙满堂，遍布天下，而环球城市化的建成环境不仅为这些普天下形形色色的子嗣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而且也为新生代的“良心资本家”提供了丰富机会——这些企业家联盟通过将绅士化带来的经济利润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负责式发展以及教育机会全球化的话语及实践相整合，弥合了“道德租隙”。所有这些升级的竞争都被作为包容性的多元文化式精英统治形式而获得正当性。然而，认知资本主义“智能圈”中竞争创新的不懈乐观精神，正在创造人类生态学的危险新前沿，复制着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社会形式”；而对于这一“社会形式”，弗里德里克·杰可逊·特纳在他关于美洲暴力掠夺式殖民移居潮“再现进化过程”的理论思考中，已然预见。

关键词

芝加哥学派、绅士化、智能圈、社会达尔文主义

收稿：2015年4月；接受：2015年7月

塞克斯顿的新前沿

“过去和现在的全部人类知识尽在指尖，”大思想 (Big Think) 网站上这么写道 (2014)， “我们面临着一种关注危机：我们应该对接哪些思想，为什么？”大思想网站承诺帮

通讯作者：

埃尔文·威利 (Elvin Wyl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1984 West Mall,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V6T 1Z2, Canada, UK.

电子邮箱：ewyly@geog.ubc.ca

助我们梳理这一庞大的信息雨林，提供“一张不断完善的路线图，通向这个地球上最好的思想”，这样我们就能欣赏并利用重要的概念，“用作望远镜，望见未来”。约翰·塞克斯顿 (John Sexton)，纽约大学有着超凡魅力又极度偏执的“帝王校长”(Aviv, 2013)，已经望见了这个未来。在大思想网站的一段视频 (Sexton, 2008) 中，他给出了大胆的猜想。“生物多样性是好事，”他强调，质疑了过时的美国大熔炉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意识形态试图把美国变成“人类的某种上佳维他软奶酪”。不，塞克斯顿警告道，这种同化主义逻辑既错误，又危险。现在，“在后环保运动时代”，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是好事，“人类的多样性是好事。心智的多样性是好事。这是老天给的绝佳恩赐。我们不要同质化。我们想要创造由一个个小群落组成的共同体。纽约是代表全球未来的首项实验。”塞克斯顿为纽约大学设定的愿景是一个在城市内部又属于城市的机构，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环”；这一“城市生态系统”将通过它那由小群落组成的共同体证明，“人类开始像一台由互相连接的部件组成的大钟表那样运作，部件与部件并不相互孤立，而是构成一个总体，大于部件之和”。

对于塞克斯顿的这番“生态系统”比喻，了解城市理论史的人马上会想到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传统，20 世纪的这一主流思想认为，城市“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性自然的产物”(Park, 1925: 1)，并从生物学角度将街区变革比喻为“入侵和演替”，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在自身独特的城市“自然领地”中发展。芝加哥学派的生物学系谱对于理解塞克斯顿计划的意指当然很重要，但他的直接灵感来自更惊人、更晦暗的领地：

我拿过宗教学博士，受耶稣会士的教导，因此我倾向以泰亚尔派的方式思考一种智能圈，这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生存方式……

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是研究脊柱动物进化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也是一位耶稣会神父，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将人类进化学与天主教神学信仰做哲学式综合。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由于

挑战正统教义，遭教会禁止，他几部最重要的著作一直到死后才面世。抓住塞克斯顿想象的那个概念来自希腊语 *noos*(心智)+ *sphaera*(圆球)，德日进在上世纪 20 年代通过与法国哲学家爱德华·勒鲁瓦 (Édouard Le Roy) 和俄国地球化学家、宇宙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 (Vladimir Vernadsky) 在巴黎对谈，发展了这一概念 (Turner, 2005)。维尔纳茨基调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扩散性后果，预见到人类会集体认识到需要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反自然的方式)生存，在地球整个“包含生命在内的陆生区”中共存(德日进, 1947, 重印本: Teilhard de Chardin, 1964: 151)。德日进将“智能圈”的概念深化为地球的“意识之超级阶段”，一个“共同用脑的过程”和“共同反思式演进”；这发生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转折中：从复杂分歧转向“压缩和会聚”，由“我们圆圆的地球母亲和我们会聚圆融的心智这双曲率”所推动 (Teilhard de Chardin, 1956: 109, 112, 111)。简言之，旅行、通信和人类互动扩展到环球层面，会通过“我们会聚圆融的心智”带来人类共同进化的一个全新阶段。人类会一路“走向未曾听说并且无法想象的组织复杂度和反思意识”，变得“超级反思(即‘超级人性’)”，最终实现地球以及所有其他“会思考的星球”(德日进承认这是“关于超人类宇宙的疯狂设想”)之“文明智能圈”的“内爆式聚集”(de Chardin, 1956: 111)。德日进的“智能圈”结合了当时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最新发展，与基督教神学融合，在一种关于人类、自然、科学、通信、文化和上帝的普遍化学宇宙学本体论中，预见“一整张连续的有序意识”会“自我进化式崛起”(Teilhard de Chardin, 1956: 109)。“德日进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在 1955 年的主立圣餐日写成，三天后德日进撒手人寰。他在这张纸上就“我的信仰”做了一个简明图解，将“基督式演化”与一种进化式宇宙论联系在一起：

宇宙 = 宇宙演化 – 生物演化 – 智能演化 – 宇宙形成中心 – 以进化方式。(德日进, 1955, 见 Teilhard de Chardin, 1964: 311)

这一等式出现在一个注释下，注释写着：“圣保罗 – 三句经文：En pase panta Theos”。这是希腊语的“神乃万物之上万有”，

是《格林多前书》的高潮 (15:26-28), 由使徒保罗在公元 55 年写就, 目的是让三年前才在希腊当时繁华的世界大都会格林多建立的教会, 从纷争走向统一——那里既有犹太教会堂, 也有供奉阿波罗和阿芙洛狄忒的神庙。德日进死在美国世纪的“格林多”——纽约市, 死在“帝国现代性”的鼎盛时期: 美国人在自希腊城邦以降的西方历史之上建立了一个集体想象的共同体, 并由此塑造了其鼎盛帝国。关于这些集体记忆的意象和叙事突然泛滥至电子时代不断扩大的环球电路板——而德日进死在“几乎是著名的”默默无闻中, 哪怕当时技术通信的突破正印证着他的断言: “20 世纪社会进化的轴心在心灵(人际)和政治领域”(Buttimer, 1971: 85)。在上世纪 90 年代做的一项口述史中, 汤姆·沃尔夫 (Tom Wolfe) 回忆说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深受德日进影响”, 但麦克卢汉“从未”承认过这道关系, 以免得罪了他所就职的多伦多大学圣迈克尔学院的天主教圣统(见 Cavell, 2002: 256)。而如今, 在 21 世纪, 德日进式媒介就是讯息, 在一个由多元活力的全球城市所构成的多极化世界中, 通过娱乐、广告、营销、投资和教育的环球通信电路实现的“意识之超级阶段”。“智能圈”成了最流行的词, 成了硅谷十多年来追逐的下一个新事物 (Lanier, 2010, 2013), 而且如今有海量的文献分析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如何引发了一种新的“认知文化资本主义”(Moulier-Boutang, 2012; Scott, 2007, 2011a, 2011b, 2014)——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的资本主义”, “生物医学和基因工程以及人工智能是其前沿”(Harvey, 2014: xii)。塞克斯顿对这些讨论的贡献 (Sexton, 2008) 在于将纽约大学的生态系统传统实现“全球地方化”: “我们在一个地方城市成型, 我们把它推广到全球。”塞克斯顿把他的“智能圈”称为“全球网络大学”: 学生们通过三个门户——纽约的纽约大学、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和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录取入读纽约大学, 然后在包括阿克拉、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伦萨、伦敦、马德里、巴黎、布拉格、悉尼、特拉维夫和华盛顿特区的“思想型都会”构成的世界城市体系中流动, 分别修习其部分学位课程。塞克斯顿直言不讳地说要超越现有常青藤盟校海

外修学计划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 目标是在世界“思想型都会”中“至少设 16 个点”, “住人的六大洲每个洲至少一个”(Sexton, 2010)。

塞克斯顿的目的是动员全世界“全球地方城市”的高校, 来证明人类通过多样性达成共同理解的力量和可能, 以此作为设门阻挡战略之“堡垒心态”的替代物, 作为一条完全开放之路; 而设门会引发恐惧和紧张, 注定造成全球之灾, “最终走向‘文明的冲突’”(Sexton, 2010)。换言之, “智能圈”提供了“全球演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机会”(Sexton, 2010)。塞克斯顿向我们展示, 一所“在城市中并属于城市”的大学, 能教导我们如何培养凯姆·安瑟尼·阿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1997) 称为“世界主义爱国者”的“男男女女”, “他们的兴趣、视野和忠诚不再受地方或主权限制, 他们既是‘世界公民’, 也是他们特殊文化中的公民”(Sexton, 2010)。“世界主义爱国者”一词带着点精英味, 它体现了一种精英统治思想, 将超越 19 世纪和 20 世纪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 带着新鲜的跨国前景, 代表着一种和善、通情达理、负责的集体力量, 将带来进步的变革。随着人类开始学习如何培养未来“世界社会的公民”, 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将纷至沓来, 通过“万花筒式的互动和深度的连接”, 跟随纽约大学的世界级师资队伍学习, 并最终改变这一师资队伍。这是世界上最难进的课堂了: 9,000 人申请成为新生,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只录取了 188 人, 来自 39 个国家, 操持 43 种不同的语言。¹

塞克斯顿从“世界主义爱国者”中汲取灵感, 视他们为今日的地球先锋。² 他们争强好胜, 并各自带着雄心壮志, 代表着理查德·佛罗里达 (Richard Florida, 2003, 2006) 所说的“创意阶层”; 而对于与“新中产阶级”重建城市生活相连的政治进步 (Ley, 1996), 多样而混合的教育轨迹能使他们成就跨国的高级版政治进步; 他们也明白在人性与非人性的集体组合中思考和行动意味着什么——富有创造力的人在一个系统中流动, 塞克斯顿将之描述为“骨架上由高精社会网络技术相连”的系统。为了说明这些“世界主义爱国者”将走向何方, 塞克斯顿借用了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也借来的一个比喻:

套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格言，新前沿是没有前沿的前沿：互联网、手机、电子邮件、网络世界，统统没有前沿；个人相互影响、启发或甚至激怒的能力没有前沿。(引自 Sexton, 2010)

前沿。来看字典中的三种定义：“两国分界的边境”，“仍有众多待解问题的思维活动领域”；“已确权与未确权土地之间的边缘区域”(Cayne, 1990:382)。正是在这里，约翰·塞克斯顿的“大思想”、戈登·布朗的“新前沿”和德日进的“智能圈”帮助我们理解了如今绅士化的前沿——自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 1964)最初给我们一个词来描述城市转型的这一进程以来，半个多世纪已呼啸而过。在《新城市前沿》一书中，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 1996)谈到弗里德里克·杰可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对18和19世纪美洲前沿的理解——“野蛮与文明相遇之点”(Turner, 1893:200)——所含的种族灭绝式掠夺之意，并分析了这种掠夺如何成为了开发商们的有力话语和实存现实：他们如西部拓荒者把马车围成一圈来抵御印第安人一样为了共同利益团结起来，只是这次，是要夺回[曼哈顿黑人居住区]哈莱姆，是要夺回美国在20世纪的城市危机中丢失的所有其他疆土。在《作为全球城市战略的绅士化》一文中，史密斯(Smith, 2002)剖析了这些在前沿展开的进程如何通过企业化资本主义国家联盟的跨国城市体系而巩固，把城市空间作为投机式房地产原始积累的工具搅动起来。而在他生前留笔的《绅士化的演进》(Smith, 2011)一文中，史密斯诊断，随着世界资本在全球通过像收复失地一样不平衡发展的跨国网络架构来运作，掠夺正在加速。

然而，史密斯对 evolution 一词的运用惹人地少了道含义。虽然他诊断说，如今“工薪阶层在经济上被驱逐出其所在社区”的现象规模之大，已构成“一个非同寻常的新起点”，但史密斯在这篇文章中一反常态地表现出了谨慎和谦逊，始终未将“evolution”一词之意推到“变化”或“变迁”这层熟悉的中性含义之外。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将史密斯此文的标题理解为直白地在讲绅士化的进化机制，我们会悟到很多。本文部分受到埃里克·克拉克(Eric Clark, 1987)的启发。

他细致地查阅了几个世纪的土地档案，以求为史密斯(Smith, 1979)关于城市转型机制中“租隙”的理论构建一个实证基础；最近，鉴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地球人“集体自我管制”，克拉克在分析“集体自我管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记录了进化论科学的歪曲之处，即偏执于“以基因为中心的思维”和一种“过度的个体主义”，后者模糊了达尔文关于物种集体参与自身发展的观点(Clark and Clark, 2012: 563)。本文的目标是拓展这一研究思路，更明确地关注城市理论的“前沿”比喻所含的进化问题，以及“世界主义爱国者”们及其像约翰·塞克斯顿这种空想导师的勃勃雄心中所含的进化问题。我的中心论点是我们正在经历19世纪特纳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次“环球软件更新”，造成了一种秉承芝加哥学派实证主义逻辑的奇异跨国城市化，但这种逻辑被欺骗性的“下拉菜单”式多元文化主义掩盖了，这种欺骗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就含于硅谷在后实证主义立场下的自动化认识论中。绅士化是当今全球认知资本主义的新城市殖民主义(Atkinson and Bridge, 2005)，而“智能圈”是绅士化的新前沿。我们尝试重新思考这一新前沿的“扩张进程”中“再现进化过程”(Turner, 1893: 200)所明示和隐含的政治伦理。

本文将用三个部分来讲这个故事。首先，我们将思考在卢斯·格拉斯给予我们一个语词来分析绅士化之前，“进化”在传统城市理论历史语境中的角色。这部分的重点是：一种被劫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根本教义，实现了对主流城市思想的偷偷腐化，必然造成政治性的攻击利刃，进而限定了那些最优质的关于绅士化的学术研究；不幸的是，绅士化理论因为回应芝加哥学派传统中的具体和局部问题而受到影响——陷入无休无止地争论狭隘的经验性问题，失去了对进化式前沿本体论的关注，而后者对于理解环球城市化格局下的认知资本主义“智能圈”，具有远远更大的相关性。其二，我们将思考近年来随着环球城市化的到来而出现的一个政治悖论：在北半球“核心”之外出现了富有影响力并且出于善意的呼声，呼吁采纳世界主义的视角，而这种呼声正出现在强大的联盟以前所未有的环球尺度巩固绅士化的网络基础架构之际。其三，我们将评估这最新的绅

士化时代是一种新与旧的重新混合物，带着教育、劳务和住房市场的激烈阶层竞争，而这种竞争根据 19 世纪的残酷进化论前沿哲学，伪装成了包容性的多元文化式精英统治论。我们在此特别审视了硅谷内部——仅仅是旧金山湾区的边郊之地——和通过硅谷颁行的奇异技术神学。伯克利的城市理论学者梅尔文·韦伯 (Melvin Webber, 1964) 诊断出的“无近邻式社区”的“非场所城市领域”，已经彻底跨国蔓延，因为城市学的“大众传播体系”(第 86 页)如今已陷入金融、信息和生产的血汗工厂所钩织的环球网络中——通过数十亿台智能手机而全部互联，承诺划一划手指，数千年积累的人类知识财富即现眼前。看起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硅谷的“智能圈”正在制造危险的新前沿，只是特纳所谓“野蛮与文明相遇”的进化论改头换面。

进化论意识的城市化

我们将在第一部分阐述在卢斯·格拉斯 (Ruth Glass, 1964: xviii) 写下“绅士化”一词之前的几代，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何种方式植入 20 世纪大行其道的城市理论，进而又对公共政策、资本投资和社会分析产生重大影响。工业化改变了 19 世纪初的政治经济，也于 19 世纪末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伴随这一进程，从进化论视角看待城市生活是很明确之事。随着旧型城市伴随新工业革命进程不断演化，大型多中心城市地区出现了；帕特里克·盖迪斯 (Patrick Geddes, 1915) 在《演进中的城市》一书中，详细描绘了这种城市地区，并称之为“集合城市”(conurbation)。盖迪斯认为，在早期“旧技术”工业时代，人们对个人财富和阶级划分深信不疑；但时代在不断演进，经过城市化，最终造就以城市集体财富为特征的“新技术秩序”，“生活引导技术，技术成就生活。”人类将关注“房屋建筑和城镇规划，甚至城市设计；所有这些达到的规模足以媲美——不，超越——过去的辉煌”(Geddes, 1915: 71)。

罗伯特·埃兹拉·帕克 (Robert Ezra Park) 在强化芝加哥大学一个社会学系的根基时意图也很明确，这个系后来被称为“第一个城市学系”(Martindale, 1958: 28)。帕克 (Park, 1921) 对这一新学科的理论论

证——“集体行为科学”(第 21 页)——结合了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理论和 19 世纪物理学家所秉持的社会哲学(社会学的肇端)。奥古斯特·孔德 (1842) 的“社会物理学”本体论为人类这一“伟大生物”的一代代不断进步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后神学实证主义者理论；而哈伯特·斯宾塞的生物学和物理学大综合，则为工业现代化进程以及其早在 1860 年就称为“社会有机体”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帕克从斯宾塞那里得到启发，将这位进化理论家引入了美国，对 19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影响颇深。“赫伯特·斯宾塞先生已是世界权威”《大西洋月刊》在 1864 年热捧道：“在人类智力所能达到的知识极限内，现存于世的没有谁更值得信赖。斯宾塞先生是时代科学精神的代表”(Atlantic Monthly, 1864: 775, 776)。不过，这种精神是对科学的革命性进步的胡思乱想，混杂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和宗教保守主义。斯宾塞的“不可知论”向神学家作出了很大让步，这让神学家在神创论和进化论间达成了一种既可信又可保全他们情面的妥协(虽然这种进化论是已遭淘汰的拉马克学说)；斯宾塞坚决主张私有企业的绝对自由，这让他成为备受美国大资本家追捧的哲学家。在一次主日学校的演讲中，约翰·洛克菲勒引用了斯宾塞的口号“适者生存”，以证明当时工业和金融托拉斯巨头的发展符合“自然法则”和“上帝法则”(引自 Ghent, 1902: 29)。但是，如果说帕克 (1921) 的“集体心灵”和“社会意识”理论受到斯宾塞线性放任式进化论的影响——毕竟，聘用帕克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斯莫尔 (Albion W Small) 深受斯宾塞影响——帕克还受到了其他更进步式的影响。早在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之前，帕克取得博士学位后，为了能在哈佛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弄了一个薪水微薄的研究助理职位。更早之前，1883 年至 1887 年，帕克还在密歇根大学就读本科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约翰·杜威来到密歇根大学执教，使帕克深受影响。帕克在哲学系修了十门课程，其中有六门是杜威的课。

杜威完全颠覆了斯宾塞对结构性社会不平等的自我合理化辩解——杜威 (1920: 190) 称之为“知识分子对现有秩序做合理化论证的工具”。虽然斯宾塞的理论详细阐述了特

定环境下的个体竞争和选择,杜威认为斯宾塞对达尔文主义有所误解:合作与竞争一样重要,而人类行为改变了环境——随着人类知识和传统的演化,各代人的行为也在改变。³杜威出生那一年,达尔文正好发表《物种起源》;杜威后来写道,这本书不仅“标志着自然科学发展的新纪元”,也颠覆了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知识框架内的概念”,改变了不断壮大的社会科学的“知识逻辑”,“进而影响了对待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态度”(Dewey, 1909:90)。但是,在美国,这些观点被“自由放任式保守主义者”蛮横的正统理论歪曲了(Hofstadter, 1944)——这些冥顽不化的“克鲁马努人”所持观点十分极端,即使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也认为如此(理查德·伊利推动了“环境、进化与制图学”的融合。正是因为受他影响,本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古典非地理历史专业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才对地图产生了浓厚兴趣)(Block, 1980:32)。伊利(1884:64)担心有人把进化论作为“当人民饱受饥饿摧残时却冷眼旁观的借口”,“把实现充分竞争当作压榨贫苦大众的托词”。

杜威把孔德的代际知识累积理论(马克思曾称之为“一般智力”)与达尔文进化论做了结合。不仅身体和生理功能会进化,知识、理念、沟通方法、社会和文化机构、人类的可能性都会进化。并且,我们可以选择参与进化的方式。就像斯宾塞对原子化个人主义的教条化坚持为自由放任主义提供了一种假依据一样,“我们视智力为个人财产的成见”(Dewey, 1939:456)阻挠了教育和政治进步的可能性。“智力是一种社会财富,”杜威(1939:456)强调,“智力的功能和来源都是大众的,它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合作中。”“我们无需受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倒行逆施的保守主义阻挠,等待“缓慢的进化过程”,等待“不受意识控制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Dewey, 1918, 引自 Dewey, 1939:424)。合作以及知识这一集体社会财富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我们与他人、与我们创造和分享知识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现已证明,”杜威写道,“人类可以控制和管理人类事务,以实现我们必须实现的梦想,完成我们必须完成的目标,并有针对性地、巧妙地组织实现这些结果的途径、资源和方

法”(杜威, 1918, 引自杜威, 1939:424)。进化通过合作和沟通进行,是一种集体性的社会进程——随着城市化而集中并加速的社会关系。在合作沟通式进化如何实现城市化方面,“非先验实用主义者”杜威和“经验主义社会学家”帕克成了美国最敏锐的分析者(White and White, 1962:155)。

这一刻非常有意思,但却被我们的城市研究遗忘了。如今,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学说被视为久远的历史参照点,一种已被打败但未被打倒的顽固理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这种学说一度备受追捧,哈维(1978:68)曾将与这种理论的辩论请求比作“邀请羊坐下来与狼谈谈”。哈维在20世纪最后25年遭遇的这种僵化教条式范式含着进步学说。杜威、帕克和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认为,通信技术在加速信息和意义在城市社会中的传播方面居于核心地位;这种观点催生出最关键的进步论可能性——这种传播过程会不断改变“社会”构成,进而造就新的社会环境,推动下一代的集体进化过程。“帕克拥护一种认知达尔文主义”,小尼古拉斯·恩特里金(J. Nicholas Entrikin, 1980:47)在一本人类生态学历史巨著中写道,“为了满足[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带来的需求,知识会不断进化和拓展”。“认知达尔文主义”乍听起来可能是一种离奇且有点让人困扰的术语:根据达尔文进化论,死亡是进化的代价,而“认知”则意味着你现在在思考“你需要死亡才能完成进化”的含义。我在恩特里金为芝加哥学派城市理论的一位核心人物所撰写的出色传记中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我初时一愣,想到了自己必死的命运。除少数人(例如,Rescher, 1977, 2005)外,这个词已被遗忘⁴,因为进化论城市学得了政治健忘症。尤其是在美国,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理论开始避免明确提及斯宾塞、达尔文或者任何其他公认的生物学理论框架。帕克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一种新型城市理论,发生在斯科普斯审判的年代;当时,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曲解达尔文主义,过分美化欧洲文明和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这种言论颇具影响力,但“以战止战”的暴力让人们们对这种言论产生了质疑。与此类似的是,世纪之交,优生学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其“壮大速度如此之快,到1915年,已蔚然成风”。当时,西奥多·罗斯福和他

的地理学家艾赛亚·鲍曼 (Isaiah Bowman) 等“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提出了“人类进化地理学”这一地理政治学理论；保存“种族存量”作为“民族救亡手段”的观点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持。无独有偶，艾赛亚·鲍曼声称 1932 年特纳的去世“对美国地理学界造成的损失不亚于对美国历史研究造成的损失”(Bowman, 1932:499; 参见 Hofstadter, 1944:161, 163-164; Smith, 2003:223)。纳粹在包装华丽的种族灭绝学中热捧优生学；这导致优生学运动成为一种政治毒药。在这种环境下，“在社会科学中提及达尔文主义变得极为落伍”(Hodgson, 2009: xix)。

尽管(或者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敌对情绪强烈的环境，进化理论还是迅速变革，并史无前例地渗入了经济、社会和城市学的主流变革理论。这种悖论在经济学中尤为明显。先前，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的达尔文认识论 (1953:22) 以“自然选择”为理论基础，阐述公司生存的收益最大化假说，而托斯丹·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将经济学的重建称为“后达尔文主义”科学；这些学说不再得到重视，取而代之的是技术统治论的中立话语，将定义美国的逻辑实证主义 (Hodgson, 2003a; Mirowski, 2005)。⁵ 制度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家杰弗里·霍奇森 (Geoffrey Hodgson, 2003a:93) 称，直至 1966 年演化经济学协会成立，“演化”成为一种标签，“必须与先前凡勃伦式的达尔文主义理解区分开来，在‘变化’的宽泛意义上进行解释”。但是达尔文主义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的衍生物” (Hofstadter, 1944:38)，唐纳德·麦肯兹 (Donald MacKenzie, 1976:503) 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生物学变种”。乘坐猎犬号完成考察后，达尔文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努力理解他所收集的样品和得到的经验观察；但一直到读了一本人口政治经济学的书籍后，“才最终找到解释得通的理论”。⁶ 达尔文最终找到的理论——马尔萨斯 (1798) 的《人口论》——成为 19 世纪的主流理论之一。达尔文阅读的是《人口论》第六版，于 1826 年出版 (Secord, 2008: xix)；在他详细阐述自身理论的过程中，这本书帮助他度过了写作障碍——直至他发现自然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 也在采用这条研究

路径，并且几乎同时，华莱士在林奈学会 1858 年的伦敦会议发表了研究成果。“引导斯宾塞、达尔文和华莱士研究进化论的是一位古典经济学的巨擘，”历史学家理查·郝夫斯台特 (Richard Hofstadter, 1944:144) 称，“因此，经济学家声称生物学只是把经济学长久地把持的一项真理普遍化了，可能也有一定道理”。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一直将自由放任式竞争视为“社会选择法则”(Hofstadter, 1944:144)；而凯恩斯 (1926:113) 更为激进，他认为“适者生存的法则应该被视为李嘉图经济学的一般化”。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霍奇森 (2009: xix) 称之为“经济学的达尔文主义黑暗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该领域的隐性基础，这对传统城市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在分析社区、城市和大都会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已与芝加哥社会学框架难解难分。古典经济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基础都是不证自明的三个假设：(1)“动物的本质是利己”，它们会将利益(生存)最大化，(2) 竞争是正常且普遍存在的，以及 (3) 有机体/生产者/工人为了生存，会快速适应环境。但是，虽然“古典经济学和自然选择都是自然法学说”(Hofstadter, 1944: 145)，20 世纪计量经济学的地位巩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框架；社会达尔文主义过程可被纳入一种技术科学并且假定中立、客观的机制中；这种机制由为深入观察经济学数据而使用的联立方程、一般均衡和部分均衡、边际效益估算构成。这种方法论谱系穷尽各种方法，直至查到达尔文主义血统：如果达尔文的表哥——《遗传天赋》(1869) 的作者、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未曾痴迷于“高斯误差定律”(该定律是关于人体物理测量平均值的差异(计量生物学)和“不同种族的心理特点”(p. v))，我们也不会得到相关系数；这些背离平均值的差异“可能就是智力进步的来源：这一结论对高尔顿的目标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意味着天赋是可以制造的”(Barnes, 1998: 213)。反过来，如果卡尔·皮尔逊未曾执着于“为其特殊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寻找合理的科学依据”(Norton, 1978:6)，如果他未于 1890 年受到动物学专家沃尔特·韦尔登 (Walter Weldon, 他将高尔顿的理论融入了进化生物学，创造了“进化数学理论”)的启

发,继而专注于统计学,我们就不会有卡方或回归(Norton, 1978: 6)。高尔顿死后,皮尔逊凭借高尔顿遗留的财富成为了伦敦大学首位高尔顿优生学教授,并将其所掌管的两家实验室——计量生物学实验室和国家优生学高顿实验室——并入应用统计学院。高尔顿遗留的相关性学说以及启发达尔文的马尔萨斯道德论这一枯燥科学几乎与1955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上的智能圈和城市研究交叉;德日进神父原本要在该研讨会上宣读他的论文《古代与人类文化的世界扩张》(de Chardin, 1956)。德日进未能到会,但帕特里克·盖迪斯的美国助手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到会了,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达尔文的孙子)也到会了,就“世界人口过剩的威胁”提出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警示,并以场景描绘的形式提出了一种“非常异想天开的夸张言论”,假想一名“基因外科医生”为了改造人类将人类染色体中所有累积的知识都提取出来,并“创造出能够成为‘伟人’的胚胎”:“莎士比亚、牛顿、拿破仑或者——让我们思维发散些,因为我们无法预见这名外科医生的政治喜好——可能是马克思”(Darwin, 1956: 965)。⁷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讨论将我们带离了关于绅士化研究的熟悉争论。但这一关键时点的语境对城市化社会理论的塑造极为重要。当时,特纳时期大行其道的环境决定论仍在耳边(见Block, 1980),与在经济学、数学和物理学界兴起的新进化论主流观点(Berry, 1978, 1980)以及社会科学的量化革命雄心奇怪地交杂在一起。在美国的工业化城市主义中,这些紧张可以通过“应用统计学”和“理性人模型的辉煌胜利”(Hodgson, 2003b: x)所蕴含的达尔文主义经济学与芝加哥学派人类生态学相融合得以疏解——这种融合催生一种综合的、内部自洽的、与政策相关的理论。家庭过滤器这一比喻强调了大都市扩张进程中,新旧家庭不断变化这一语境下,家庭所发生的应激性变化(洛瑞, 1960)。邻里“生态圈”理论吸收了阶层通过郊区化“向上”流动的过程和内城通过种族转变“向下”螺旋式衰落的过程(Metzger, 2000)。阿朗索-穆特(Alonso, 1964; Muth, 1969)公式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空间均衡模型;这一模型将城

市的残酷阶层竞争隐藏在优雅地演算市场出清选址竞租曲线身后。直白的人种-种族等级制度是美国大都市空间演化的基础——例如,霍默·霍伊特(Homer Hoyt, 1933: 314-316)根据不同族群对芝加哥社区租金的影响将各族群进行了排名,“英国人、苏格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居于首位,“黑人和墨西哥人”居于末位——这一著名理论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把市场民主和民粹主义斯宾塞式优生人种论思想烂炖一气。而一切都可安全地藏身于特征定价模型以及“房价”是差异危险的浮动信号这一经济学话语的多变量伪装之下。⁸通过“最大程度最佳利用”这一虚伪且含义不明的会计术语,整套理论工具已成为城市公共政策主机的默认设置,将人们的视线从资本主义城市规划中产权的政治矛盾上移开(Krueckeberg, 1995)。

这就是城市理论中绅士化话语和分析产生的历史语境:以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的自然化叙述和量化的新古典均衡为伪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针对挑战主流城市理论预期的经验事实,首先回应的是个人消费者偏好分析:如果绅士化不符合阿朗索竞租曲线的预测,那么显然是因为“无差异曲线”发生偏移,富人和中产家庭重新评估权衡时间、空间和可达性(Schill and Nathan, 1983; Stegman, 1969; Wheaton, 1977)。⁹这些同义反复的观点成为城市理论新革命的标靶;哈维(1973: 135)讽刺道,“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意味着富人总是可以把他们的偏好强加给穷人,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充分利用竞租曲线的所有维度。类似地,尼尔·史密斯首次分析费城社会山的变迁时就以“第一城市学”为对象:“芝加哥学派后来的追随者留给城市地理学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生态学泥潭,实质理论在其中几近溺亡”,史密斯(1977: 7)在其本科优秀论文的开篇写道。这是史密斯终生事业的首次发声,此后他一直通过行动和研究致力于挑战友好的、经市场检验的“消费者主权”逻辑之暴力;激进的、由国家主导的新自由城市主义和民粹主义中产阶级支持向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发起收复失地战争,正是建立在这一逻辑之上。但是,虽然上一代学者针对绅士化的批判性观点一针见血、政治立场正确,但却忽视了一种重要的谱系学洞见:绅士化与被压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记忆纠葛在一起。格拉斯对

于二者的联系说得很明白，这一点我们忘记了。格拉斯描述了在“侵略”过程中，从 Hampstead 和 Chelsea 到 Islington、Paddington、North Kensington，甚至到 Notting Hill 的背阴区，“小马厩和农舍”是如何变为“优雅气派的住宅”的；就在这段描述之后几行，格拉斯提醒读者，1944 年的大伦敦规划含着“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大萧条时代假设。该规划于 1947 年修订，以实现我们如今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设想：“开发权已去国有化；开发价值已‘被释放’”(Glass, 1964: xx)。随着租金管制的弱化，这些措施迅速加速了大都市的两极分化：

在这种情形下，伦敦市内或周边的任何地区，无论此前如何肮脏落后，都可能变得昂贵；伦敦可能很快就会变成适者生存法则的生动诠释——适者就是那些在财务上仍能负担在伦敦工作和生活的人(不久前，当时的住房部部长建议付不起价格的人搬走) (Glass, 1964: xx)。

新城市殖民主义去殖民化？

我们第二部分要讨论的是卢斯·格拉斯发明这些词后半世纪内的政治、理论和话语悖论。有人可以否认伦敦生动诠释了财务上的适者生存吗？来自全世界的富人资本家在竞买伦敦和纽约售价在 1,000 万美元以上的顶级住宅(《纽约时报》，2015)，因为“富豪”把房子当作存放现金的“保险箱”(Rees, 2015)。温哥华的房价现在是伦敦和纽约房价的一半；旧金山社交媒体游戏制作公司 Zynga 曾经的首席执行官最近以 5,180 万加元的价格出售了其在温哥华的一栋 25,000 平方英尺的住宅；买主是兼营房产开发、制药、酒店管理和纺织业的大企业老板。买主陈脉林出身贫寒，高中肄业，他的第一次商业投资——养鸭场也失败了 (Lee-Young, 2015:A6)。但是，陈脉林不肯放弃，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他白手起家，就像上个世纪的洛克菲勒；他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炙手可热的话题人物。但是，担任一个中国城市——即使是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政协委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安全。时变，势变。¹⁰

在资本主义生态系统的“创造性毁灭”中，全世界存活下来并发家致富的“财务适者”，尤其是在那些“资本主义与威权主义勾

结”进行野蛮竞争的前沿阵地，Dorfmann, 2015)都在全世界寻找合适的地方竞买房产。温哥华的城市规划师 Andy Yan 称这些地方为“对冲城市”——能投资不动产，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保险的安全之处。¹¹这种流动——汤姆·斯雷特 (Tom Slater, 2015) 谨慎地将其定义为“环球租隙”——如今再次成为进化论社会物理学模型和前沿理论的研究对象，这一切会让罗伯特·帕克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感到无比熟悉。著作等身的科学作家菲利浦·鲍尔——《自然》杂志编辑兼《金融时报》供稿人，记录了“经济物理学”这一新领域(鲍尔, 2006)——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绅士化是一种自然进化”，他的依据是在《物理与社会》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鲍尔 (2014) 告诉我们，这些作者“对于城市进化的研究不亚于生物学家对自然进化的研究——如同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自然有机体”——简·雅各布斯称之为“城市环境的自发性自我组织”。马克·布坎南，《自然》杂志的另一位编辑，记述了“社会物理学”的“量子革命”；他列举了托马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 对游走在“文明与非法之间边缘地带”——时代广场——的“社会洪流”的“原子物理学”解释(均引自 Buchanan, 2007: x, 102, 22)。在这些不受法律约束的城市边缘开疆拓土的包括维亚康姆集团、贝塔斯曼集团、摩根·斯坦利和华特·迪士尼公司。类似地，艾德·格拉瑟 (Ed Glaeser)——被称为“21 世纪的理查德·伊利”，他是世界顶级资本家中炙手可热的明星知识分子——赞颂城市，但仅限于那些充满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拥有自由市场的城市，他认为这些城市“实现了聪明人间的沟通，进而加速了创新”，这些城市充当了“文化与市场的桥梁”或者说“创意间的桥梁”(Glaeser, 2011:7)。格拉瑟认为，城市是人类集体智慧最伟大的发明，城市“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聪明、环保、健康和幸福”，让我们成为“城市物种”。但是，我们也是绅士化、社交和网络化的物种。汤姆·斯雷特 (2014) 开始与鲍尔邮件往来，并公开了一封言辞激昂的回信：《绅士化一点不自然》。那些用以预测绅士化的下一发生地的复杂性理论明显是在强词夺理，我们不应受其蛊惑，斯雷特警告说：这是“在将我们的注意引向社

会达尔文主义，这是十分危险的”，这些理论忽视了“权力、政治、政策和特权的结构性力量”。为了纪念非裔美国人历史月，斯派克·李在普拉特学院发表了录音演讲，他在该次演讲中将格林堡的绅士化称为“操蛋的哥伦布综合症”；此后不久，《纽约时报》编辑部的一名经理向新闻室发送了一条消息，要求记者不要把每个城市(从北京到开普敦)的社区都描绘成与布鲁克林十分相似 (Nguyen, 2014)。但为时已晚。“#哥伦布综合症”这一标签已被录入推特；西班牙金融与政治新闻网站 *El Confidential* 的一篇文章——《怪操蛋的哥伦布综合症》(García-Ajofrín, 2014) 对此进行了详细剖析；更别说还有有力的结构性力量。当 20 世纪 70 年代初哈维和史密斯首次从列斐伏尔关于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交换机制的理论中提炼时，全球资本得为每年大约 60 亿美元的剩余价值寻找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现在，这个数字超过 2 万亿美元每年 (Harvey, 2014:228)。多数资本正流向城市。罗伯特·帕克将城市称为人性的产品，帕特里克·盖迪斯预言会出现“新技术秩序”；近一个世纪后，史无前例的环球连接技术加速了原始积累的演进，离开北半球的传统工业之都，转向南半球的新兴信息帝国以及各种世界都市。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不仅被比尔·盖茨、蒂姆·库克、马克·扎克伯格和鲁伯特·默多克取代，也被陈脉林、马云、卡洛斯·斯利姆和穆克什·安巴尼取代。环球连接也让帕克和杜威设想发生在城市尺度上的通信发展为列斐伏尔理论中的环球城市化。本地内生进程和快速发展的政策创新相互融合，绅士化已走向全球。

让我明确这一点。我讲绅士化已走向全球，并不是指卢斯·格拉斯 20 世纪 60 年代在伦敦发现的现象——以及很多研究人员此后调查和讨论的现象——一起始于北半球，现在南半球城市仅仅是简单的复制或重现。绅士化(是一项进程，而非一个词)的历史比通常理解的更为久远，其地理范围也比通常理解的更加广泛 (Lees et al., 2015a, 2015b)。我认为，城市空间的竞争阶层重塑形式多样，这种重塑是城市现代性的标志；创意、金钱和灵感的流通使得这种重塑无处不在，跨国蔓延；因此，从范

围和影响力上讲，将这种重塑视为“全球性”是合理的。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前沿比喻也随着绅士化走向全球。大街小巷，处处可见，因为前沿是“移动的”、是“一种社会形式”(特纳 1914 年言论，引自 Bowman, 1932:499)，它以在跨国社会场内愈演愈烈的教育、就业和住房的多元文化竞争取代了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 (1956) 的“基因外科医生”。关于绅士化的未来，有一点是明确的。根据 Ley (2010:82) 对温哥华在“跨太平洋命脉”内“分散的社会和空间场”中的位置分析，具有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中产阶级和精英家庭会将“东亚资本制造站与加拿大的家庭养育站并入一个生活世界”。这种跨国现象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得以体现；智能圈的企业家先锋们适应能力最强，他们能够利用新的“集体行为科学”(Park, 1921)，在信息资本的跨国空间基地前沿，创造财富。几十年前被哈维(1989:第 8 章)称为“意识城市化”的过程如今正通过全球智能圈在相互联系、不断演进、变化多端的环球城市化进程中开展。

作为身处其中、受其影响、城市化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观察、理解或感受到最新城市革命的具体方面——如今，数十亿人能通过社交媒体的进化算法生态系统，实时谈论、学习和争论它。从耶稣会士手中取得宗教学博士学位的约翰·塞克斯顿会以德日进的方式思考，便不足为奇。他在世界公认的绅士化发源地最难进的私立大学接受教育；要想进入这所大学需要在等级、分数和课外成就上进入“意识的超级阶段”——还要支付一直在上涨的学费，要在该城市住房市场适者生存式竞争的饥饿游戏中生存下来。在格林威治村和布鲁克林，纽约大学的“不动产面积”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 200 多万平方英尺；针对“大学全球化”的批评，塞克斯顿通过阐述竞争的语境予以回应：“在我所生活的城市，人们选择多样、物质富足、信息丰富，但他们仍竭尽全力让孩子就读 35,000 美元的幼儿园”(引自 Carapezza and Noe-Payne, 2014)。他说得很对；斯派克·李也是对的；斯派克·李说，白人父母通过激烈的竞争将孩子送入私立学校¹²，当提及黑人聚集区哈莱姆的下一代精英时，他说：“当你看到白人母亲凌晨三点钟在 125 号大街上推着婴

儿车时，这一定说明一些问题”(引自 Coscarelli, 2014)。同时，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第二年的新生录取率为 2.6%—与上年的 1.2% 相比，涨幅不大——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招生标准已与中国的灌输式¹³高考充分融合。即使如此，塞克斯顿的德日进式“创意资本”新前沿不能始终规避“资本的限度”(Harvey, 1982): 纽约大学在新加坡设立了 Tisch 亚洲商学院，但这一投机在经历了诸多令人尴尬的财务和管理危机后，归于失败。

在卢斯·格拉斯建立了绅士化与全球城市财务适者生存间的联系后半世纪，出现了这一新的城市前沿。不幸的是，针对环球绅士化的批判观点已被新的理论、政治和实践悖论所曲解。半个世纪以来，为了分析绅士化——社会空间系统性不平等的因果，创立了诸多理论和话语——Atkinson 和 Bridge (2005) 称之为“新城市殖民主义”——现在这些理论和话语也被当作殖民强加物被严格审查。鉴于进化等级制度的灾难历史和依然能解释当今殖民现实的发展目的论，可以将这种新挑战当作一种超越英美这一狭隘范畴的世界性解放式演进——吉姆·布劳特 (Jim Blaut, 1993) 所说的著名的“殖民者的全球模型”(参见 Baptista, 2013; Harris, 2008; Lees et al., 2015a, 2015b; McCann et al., 2013; Ren, 2015)。

绅士化的世界主义去殖民化

最近有三本关于绅士化的著作出版，就这种新的批判观点做了清晰的表达。首先，Thomas Maloutas (2011) 针对当代绅士化研究的地理扩张和理论扩张提出了尖锐有力的质疑。Maloutas 称，绅士化“高度依赖语境的因果性”，任何概念重建都不可能“消除绅士化起源语境与英美大都市间的关系”(第 34 页)。Maloutas 称，“将绅士化的定义进行‘时间和空间的扩展’不仅是概念清晰度上的倒退，也因此导致理论的含混不清”(第 36 页)；但是绅士化本身已成为学术知识生产之英美霸权的一部分：“作者越来越喜欢将城市中心内发生的变化打上‘绅士化’的标签，即使语境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第 37 页)，结论也经不起推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萨斯基娅·萨森 (Saskia Sassen)

和尼尔·史密斯等激进思想家也间接促成了这种结果”，Maloutas (2011:42) 说，“他们罔顾绅士化的语境限制，凭借英美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通过批判管制模式，强化新自由主义无所不能的形象。南半球研究员和理论概念的去权化与英美核心的研究员“语境盲区”几乎同时发生，并相互强化，Maloutas 对此十分担忧。因此，他同意 Butler (2007:163) 对 Atkinson 和 Bridge (2005) 所说“新城市殖民主义”的回应：“‘新殖民主义’的使用和定义与其后果一样，存在诸多问题”。

第二，Loretta Lees (2012:156) 最近呼吁我们远离“模仿城市学”(因为北半球绅士化已蔓延至南半球，并被南半球复制)，而应推行“世界城市学”(南半球的绅士化具备更大的想象空间)。Lees (2012:158) 清楚地警告我们：“我们不应该把绅士化解读为按照预想中心(伦敦或纽约)的形象，在边远地区(南半球城市)进行简单重建”。Lees 号召从城市规划者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杂交物”以及南半球和北半球绅士化“全新、固有和世界主义的理论”开展后殖民主义的比较城市学分析。

第三，香港在剧烈的城市转型过程中未产生绅士化话语；David Ley 和 Sin Yih Teo (2013) 针对这一奇怪现象，结合相关语境，进行了有价值的深度分析；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认识论和本体论间错综复杂的模糊界限进行了研究。在王爱华 (1999) 提出的“别样亚洲现代性”概念基础上，Ley 和 Teo 记录了众多亚太地区的观点；这些观点质疑英美的主流新自由主义叙事，转而强调独特建成形式政治过程，其最高表现为“联合城市项目”中市场与国家权力的合成(第 14 页)。城市更新与全国性的发展要求融合在一起。重要的是，这种别样亚洲现代性不负所望，Ley 和 Teo (2013:1) 写道，通过补偿金协商制度和大幅改善居住条件，“那些受影响的居民可能获得条件优越的居住面积”，“这令西方国家大吃一惊”。“在香港和东亚其他国家，财产权的文化霸权使得某些低收入地区的改造工程变得令人两难，”Ley 和 Teo 说，“成为改造动迁的对象意味着有望通过与政府协商安置问题，获得更好的住房”。

绅士化研究的这一“世界主义去殖民化”动向表达了最真诚的意图，在重要意义上也

表明了前沿理想主义者对批判理论进行的创新——变得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对语境敏感，并致力于在“在抗拒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的上升、兴起和论争过程中”，寻找解放思想的可能性 (Roy, 2011:308; cf. Ong, 2011)。它号召围绕北半球绅士化写作的我们跳出北半球城市的狭隘范围，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正如 Maloutas (2011:43) 提醒我们的，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都市人生活在“中心城市里，中心城市设定了看待和理解社会空间变化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会成为一种变形的镜头，我们通过这些变形的镜头去检验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物”。虽然我们对世界性偶发事件的精细分析洗耳恭听，但这却强化了一种令人讶异的悖论：当今后殖民主义理论所取得的成就是北半球增长机器的运营人员自纽约房地产局斥巨资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打出广告，询问“绅士化是肮脏的吗？”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 (Smith, 1996)。“哦，我们这里不存在绅士化”，一名“研究台湾中产阶级崛起的著名学者”告诉在台北进行学术访问的艾瑞克·克拉克 (Eric Clark, 2015:453)。在每个正在再造、重建、重生、革新或复兴的城市，开发商、政府官员和教授利用各种机会、使用各种语言信心满满地宣称这种结论。别样的城市现代性，对英美绅士化的语境特殊性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展示了“多元化的参与者和机构如何发明并盼望新的全球化途径” (Ong, 2011:23)。但这种别样的现代性涉及的是：仅仅十年内，上海人口的近十分之一进行了搬迁 (Iossifova, 2009)，720,000 万人因首尔奥运会进行了搬迁 (COHRE, 2007)，2003 年至 2006 年亚太地区 345 万人进行了搬迁，至少 150 万人因北京奥运会进行了搬迁 (Shin, 2012)。不计其数的人因受到较为友好和温和的市场压力而搬迁，对于这些成本，世界主义转向既没有提供相应的词汇，也没有提出问题，或说出抵抗的语言。一边质疑作为新城市殖民主义的绅士化 (Atkinson and Bridge, 2005)，一边又攻击绅士化批判性分析所使用的术语、理论和政治观点是殖民统治的工具，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兼容并包的革新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性思维被劫持，为倒行逆施的威权主义联盟服务，这不是第一次 (关于“西方”和“东方”威权主义国家威压的不同，比较 Smith, 2009 与《城市地理》，2015)。

就在此刻，绅士化真正实现了跨国化和强力的全球化，但我们却被要求清算数人对批判性探究的个人投资和政治投资，转而支持“全球化偶然性”的演进理论；而这种理论现在甚至将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也视为“霸权”(Ong, 2011:3, 8)。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拓展地理想象空间” (Lees, 2012)，这样才能理解不同情形下城市空间阶层演化复杂多样的世界性起因、质地和后果。但是，至今已三十年，绅士化研究学者通过比较探究，深入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结构维度内的偶然性和复杂性”，这也是博勒加德 (Beauregard, 1986:35) 所呼吁的；Lees 等人 (2015b:6) 评论了“20 世纪 90 年代针对绅士化语境性质展开的重要争论”，并引述了很多超过“一般怀疑”的语境和/或绅士化比较研究成果。但是，如今，随着北半球的“发达资本主义”转移至南半球的城市扩张前沿，绅士化理论的“世界主义去殖民化”摒弃了所有这些成果的分析 and 政治可能性。Lees 等人 (2015b:7) 在介绍他们新编的文集 (关于“全球绅士化”的真正世界性和多元化的分析)，强调了以下问题的重要性：

在没有一种绅士化理论作为“保护伞”的情况下，本书中我们所进行的争论可能并不存在，迄今为止不同领域的学者所进行的大多数关于绅士化的争论也可能并不存在，全世界的城市激进分子也可能无法识别再开发所导致的拆迁都有哪些不同类型 (这在很多方面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阶层重塑的全部内容)。

此外，亚洲城市化特有模式被认为具有以下核心特征：激进且全面的政府规划，有争议但又重要的安置和补偿系统，以及 Maloutas 称为“跨阶层的民族骄傲”的城市现代化。但如果我们使用最狭窄、过时和僵硬的定义 (与“古典”格拉斯式特定内城社区的自发侵略和继承相关联)，从而忽视众多跨学科的语境化研究 (关于城市更新、国家驱动的绅士化、家庭和城市生活的加强资本化，处于跨国房地产证券化、开发和投机无处不在的网络之中)，那么上述特征就会变成绅士化理论的悖论 (Harris, 2008; Lees et al., 2010; Shao, 2013; Slater, 2015; Smith, 2002, 2010)。实际上，在特定语境下以下两者的本土融合更有意义：“建成环境中的价值提取过程” (Lees et al., 2015a:441)

，以及“从海湾国家到印度和中国，亚洲强国的支配地位为标志的新兴全球秩序节点中”(McCann et al., 2013: 585)，亚洲国家权力和民众共同认同“从各到各处”拿来不同发展模式 and 策略进行组合 (Allen and Cochrane, 2007: 1171)。——所有这些都是绅士化项目的精细成就，这远比英美所取得任何成果都有效。在发展中国家，“绅士化”一词很少使用，这也证明绅士化取得了成功：先行逐出这个术语属于有助于延缓和压制抗争 (Slater, 2009)；不管怎样，抗争总是被边缘化的少数人就“新兴中产阶级城市身份的空间化生产”的大范围蔓延进行反抗(这是哈里斯 (2008:2415) 受 Fernandes (2006) 对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的分析启发而用的措辞，令人过目不忘)。但是，根据 Ley 和 Teo (2013) 的记录，失衡加剧的香港最近出现了“本体论觉醒”的征兆，21 世纪与芝加哥学派理论的辩论中也出现了不稳定的征兆——“中国例外论”城市化模式(Ren, 2015；参见《城市地理》，2015)。不管采用什么称谓——城市更新、再生、开发、现代化、财产的文化霸权还是新兴中产阶级城市身份的空间化生产、“通常无形且不可量化的”拆迁 (Shao, 2013:2)，或者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过于乐观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环球城市化跨国关联过程中绅士化的民族国家化。这就是绅士化的本质，而非绅士化的他者。

绅士化与智能圈

我的第三项主张是最具争议的，因为我批判了技术、创造性和教育竞争的多元文化式精英统治论的解放性叙事。当代绅士化是新与旧的重新混合式城市主义；住房、劳务和教育的市场关系通过算法转换加速了竞争过程，而竞争则定义了绅士化的内涵。硅谷的“智能圈”涉及西方史无前例、毫无悔意的环球殖民：Facebook 计划让一千架高空无人机组成的舰队飞越 4G LTE 的未知领域，以联系那些未入网的未开化人群；这一计划的代号是 Aquila；Aquila 是古神话中将朱庇特的雷电拉向天空的鹰。算法帝国主义正在阶层竞争的动态跨国城市网络中复制特纳式进化逻辑的危险新前沿。尼尔·史密斯在完成《绅士化的演进》一章前不久，在一篇论文 (2009:54)

中质疑后结构主义过于理想化，说它“隐含着假设：要想改变世界，首要的是必须改变话语”，而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阶层的结构性实质不平等。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数年间，这种区分很快便变得模糊不清，因为最具活力的资本积累前沿如今正在在环球尺度上寻求话语本身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苹果于 2011 年 8 月首次超越埃克森，成为世界资本市场上价值最高的公司，目前其市值为 7,190 亿美元；Facebook 的市值为 2,320 亿美元，最近已超过摩根大通；谷歌去年 (2014) 发布的收入为 660 亿美元，其中 89% 来源于广告。如果我们浏览一下这些以市值排名的、认知文化资本主义的新名字和旧名字 (Scott, 2007, 2011a, 2011b)，我们会发现苹果、谷歌、微软、中国移动、Facebook、Verizon、甲骨文、迪士尼、亚马逊、AT&T、IBM、康卡斯特、英特尔、思科、台湾半导体和高通；这些公司的市值总额为 3.66 万亿美元，它们都采用信息化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类的关注范围被组装为一种被动态衡量、管理和发掘的跨国资源。后结构主义是华尔街金融、硅谷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新零售前沿¹⁴，也是认知资本主义环球城市化语境下，新兴中产阶级、政治精英和充满活力的理想主义学生组成的广泛的全球联盟。

在这一语境下，网络化“智能圈”不断变化，越来越不稳定，并且不断扩张，加速了住房、就业和教育的衡量和市场化；城市中更多的个人、公司、公立和私立机构——甚至是那些最“寻常不过”的城市 (Robinson, 2006)——被迫进行竞争，以适应这种情况。城市资产——他们的房地产市场、教育机构和“人力资本”——都被调动起来，更加激进、更加具有创造性、更加迅速地寻求永无止境的复合增长和资本积累 (Harvey, 2014; Smith, 2002)。但是，与传统工业时代的增长机器城市主义相比，认知资本积累要灵活地多——它代表“包容、机会和多元化”的形象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的、全球通行的城市成功“3T”公式：技术 (technology)、人才 (talent) 和宽容 (tolerance)。“在创意时代，”佛罗里达 (2003:17) 强调，“可以说，大脑本身进入了生产模式”，以材料输入为

基础的经济转变为以智力资源驱动的经济,这种转型使得精英人才——可衡量且适应能力强的精英人才——变得更加重要,在“新的人才全球竞争”中,劳动车间、学院和大学的功能都是“人才机器”(佛罗里达,2006)。最终,通过所有这些相互依赖的过程,“基本的认知文化生产系统”正在“改变全球许多大都市的经济基础”(Scott, 2011b:289);这些过程正在消除类别差异的相关性,并让绅士化争论两极分化: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因果关系解释 (Hamnett, 1991; Ley, 1987; Smith, 1987);种族圈和文化圈的作用对比利润和损失累积的合理性 (Knopp, 1997; Rose, 1984; Taylor, 2003);住宅、零售商用和工业用地再开发间的精细形态差异;或者“传统”再投资与“新版”再投资的对比 (Davidson and Lees, 2010; Lambert and Boddy, 2002)。只要绅士化被视为一种受空间约束的进程,发生在特定并且具有地方色彩、独特历史和建成环境特点的城市社区,那么每一种谱系的理论和政治争论就都十分重要。如果绅士化被理解为环球城市化的一个维度,那么这些问题就不会那么重要;正如 Merrifield (2013:916) 所说:“城市把所有事物聚集在一起,并在聚集的过程中对所有事物进行改造:资本与商品、人与信息、活动与冲突、对抗与合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列斐伏尔 (2003[1970]:118-119) 的理论,城市正是一种过程:“一个相遇、组合和同步的场所”,只不过是一个“非场所”,是:

具体的抽象,并附带实践。

城市聚集所有内容。但不仅仅是聚集。它的内容(事情、目标、人、形势)互斥,因为它们互不相同;但也互相包容,因为它们被聚集在一起,展示各自的作用。城市既是形式也是内容,既空洞无物又内容丰富,既超越于物质又非物质,既超越于意识又是意识的总和。

对于绅士化的演进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将绅士化视为环球城市化的一个维度,那么绅士化就不再局限于一种伪选择:是选择当地地理偶然性的混乱和复杂,还是选择土地、财富和阶层的有序和简单(比较 Beauregard, 1986 与 Clark, 2005)。绅士化自始至终都是上层阶级对城市空间的改造。但是,正如环球城市化重新定

义了“城市”本体论,认知资本主义下“阶层”的含义能够并且确实发生了改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的概念化,还是韦伯的阶层、地位和权力秩序——以及“阶层与种族、民族、性别、性别、年龄及其他差异的相互关系”(Gibson-Graham et al., 2000),阶层分析再次统一。认知资本主义下,阶层不平等比以往更加严重;但伴随着生产、消费、治理、教育和社会再生产的信息化和算法属性越来越明显,这些多元维度需要重新布局。重新布局的范围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例如,市场需求一直在不断变化,硅谷“扰乱了”各种职业和产业——这让“阶层”的概念重回高尔顿和皮尔逊最初定义的内涵:用以确定等级差异的任何社会排名、分类或分级体系。

现在应该清楚,要想理解上层阶级对城市空间的改造,我们必须拓展对绅士化的想象空间 (Lees, 2012; Lees et al., 2015a, 2015b) ——不要把绅士化地方化为特定的社区、城市或地区 (Maloutas, 2011)。当个人或团体差异导致更强大的团体主导城市中的“相遇场所”,在任何这类经验情形下,上层阶级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就一目了然。¹⁵在住房、劳务和教育市场体系中,权力等级涉及对城市地段的经济竞争;当然,所有社会都还包含其他的身份不平等、差异和权力。不同城市,这些不平等的聚集方式不同;但认同后殖民时代的多元性、偶然性的因果关系、“认识论生产场”的去中心化 (Baptista, 2013:590),不应让我们无视两项事物的普遍权力 (Clark, 2015:454): (1) 竞争, (2) 将个人和/或团体进行区分的分级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是终极的分级制度,但在认知文化资本主义社会,从文化身份和创造力,到通过竞争而成功的价值,分级的途径会越来越多元化。这种竞争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网络信息技术以及其他观察、衡量和分级设施的变化来调和;这些设施管治人力资本的发展和认证,管治认知劳动的创造力,管治广告驱动的人类社会关系、注意力和学习的货币化。

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绅士化研究文献大多侧重房地产和土地市场的动态,因为房地产资本投资和再投资的节奏是阶层改造的重要时点和衡量标准。但是,如今认知资本与房地产资本、媒体和教育话

语、通信的结合更为紧密，结合方式也更具有创造性。我们需要很认真地对待领英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威纳说的话；他指出，领英最近收购在线教学企业 lynda.com，是其一系列举措的组成部分，其共同目的是要让这一“可做的”市场“扩值 300 亿美元”：“我们想要绘制全球经济的数字地图，识别人、公司、职位、技能、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知识间的关联，让所有形式的资本、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入其最得到最佳利用的地方”（引自 *MarketWatch*, 2015）。我们也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信息革新、资本的积累和流动以及国家和公司监管的法律规则之间快速变化的关系。我们知道，有些现象很奇怪，好像是某种逆操作的跨国重生：马克·扎克伯格斥资 1 亿美元购买了 Kauai 北岸一处 750 英亩的地块，该地块上有一处以前是甘蔗种植园 (Stone, 2015)；他让翻修他旧金山房子的木匠和工人签署详细的保密协议 (Richtel, 2015)，并公然将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放在他 Facebook 总部的办公桌上，趁着鲁炜停顿微笑之际，让摄影师抓拍这一时刻：“一张鲁炜 Facebook 之行的照片发布在一个与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关联的网站上；照片显示鲁炜看到这本书时露出了微笑”(Mozur, 2014)。西方将鲁炜称为“中国的互联网沙皇”；但如今，这种说法有点过时：扎克伯格可以当面跟鲁炜说他买了鲁炜的书，说明他和他的同事通过认真学习这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的智慧而“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Mozur, 2014)。这位主任兢兢业业，并技能娴熟地测量、监控和管理(即压制)着与抵制中国住房拆迁的社会运动相关的网上言论 (Shao, 2013；也见 Mozur 和 Perlez, 2014¹⁶)。约翰·塞克斯顿为建设全球网络大学而诉诸肯尼迪总统的反共产主义“新前沿”，而如今我们已恍若隔世。

里根年期间，时代氛围较为乐观，但尼尔·史密斯谨慎地说道：

目前尚无人认真提议将詹姆斯·罗斯——负责建造巴尔的摩内港、纽约南街海港或者波士顿法尼尔厅等独具特色的市中心旅游广场的开发商——视为绅士化的约翰·韦恩；但只要这些项目仍是很多城市中心的绅士化地标，这项提议就非常符合这一前沿话语 (Smith, 1996: xv)。

如今，还没有人认真提议将鲁炜或马克·扎克伯格视为斯派克·李提出的“哥伦布综合症”的代表。但这项提议非常符合硅谷的前沿话语；奥巴马在斯坦福大学的网络安全会议上称，“网络世界有点像拓荒之前的美国西部”，就在鲁炜和扎克伯格的合影荣登照片点击量榜首之后不久。而在 2011 年 2 月，白宫发布了一张旧金山私人晚宴的照片，照片中奥巴马向扎克伯格、史蒂芬·乔布斯以及谷歌、雅虎、推特、甲骨文、Netflix 和思科的首席执行官敬酒，那张照片同样荣登照片点击量榜首。领英想让各种形式的资本——智力、金融和人——一流向其最能用武之处，但它也同意对其部分内容进行监管，以进入全球最大的城市化人力资本库那前所未有的增长前沿 (Mozur, 2014)。

特纳的“智能圈”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看全球网络大学的完整含义了：全球网络大学是德日进的“智能圈”变异为对杜威“认知达尔文主义”残酷无情的竞争资本主义殖民后，芝加哥学派城市主义、后高尔顿式世界主义爱国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非遗传性天才后代、约翰·塞克斯顿“全球演进过程中的巨大机会”的“慕课化”(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化)¹⁷。2014 年秋季，温哥华的伊丽莎白女皇剧院在一场社区峰会——“创新：可能性带来的震撼”；理查德·佛罗里达在会上说，“我们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制造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同一个月，教皇弗朗西斯在教皇科学院发表演讲，“两个科学概念——大爆炸和进化——一直让信徒苦恼不已，他似乎对这两个概念支持态度”(Mooney, 2015)。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资本家在他们脑中体现了正在进行的新工业革命，在环球城市化时代城市企业家主义的“适者生存”竞争过程中进行的新工业革命。使佛罗里达受到启发的认知革命也是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¹⁸与神经生物学、行为心理学、大数据、蓬勃发展的“神经营销学”文献(我们看到诸如《进化论神经营销学：消费者调查神经成像范式的达尔文文化》的文章标题 (Garcia and Saad, 2008)¹⁹)的汇聚点。但是，要真正理解通过信息累积的前沿，佛罗里达的褒奖——他

称赞温哥华是“全球最美丽的城市”——仅仅是大人物雷·库兹韦尔出场前的热身。库兹韦尔是“全球最优秀的发明家、思想家和未来主义者”，《福布斯》称他为“终极思考机器”(SFU Public Square, 2014)。信息处理、生物技术、通信和神经学的极速发展造就了新的进化前沿；库兹韦尔依照“加速回报定律”——“内在进化速度加快，将技术进化作为生物进化的延续”(Kurzweil, 2005:7)——为这一前沿绘制了地图。技术进步正加速我们的进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的寿命预期每年都会延长一年多——所以如果你能坚持得久一些，他向我们保证，技术会使我们获得永生——奇点。“最终，任何事物都会成为信息”，库兹韦尔强调，包括我们的意识。如今 23,000 个软件程序中只有几个基因工程程序取得了成功；“二十年后基因工程会强大一百万倍”。最新治疗帕金森的方法是在人脑中植入软件，并从患者体外传输软件更新；不久之后我们“基本上会将我们的大脑放在云端上”。“我们将会成为生物学思维和非生物学思维的混合体”，库兹韦尔解释道。当被问及教育问题，他坚定乐观地回答：“新皮层中的纳米机器人将与云端通信”，并且“纳米机器人会与神经元沟通”，它们会成为“大脑的延展器”，越来越多的人将能够使用它们——不仅仅是富人。“我们已与大脑的延展器合为一体”，他说道，拿出手机，并告诉观众，“这是我的大脑进入云端的门户”。“超人类主义”运动多样纷呈，涵盖广泛，从公司奇点人物(例如，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和前首席执行官彼得·蒂尔、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以及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创始人比尔·乔伊)，到“无政府主义资本家”的自由派以及诸如“网络朋克天启”(Flatley, 2015) 这种名字的社区 DIY 生物黑客；库兹韦尔是其中最温和的主流代表。技术优生学的拥护者也参与了这项运动，例如，佐尔坦·伊斯特万 (Zoltan Istvan)，他的格言是“是时候考虑限制人类繁衍了”，他仰慕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并对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现由比尔·盖茨赞助的“新型超人类避孕装置”赞赏有加。这是一个植入的避孕芯片，它的寿命为 16 年，“能够通过你手机上的开关向人体输送荷尔蒙”，伊斯特万 (2014) 解释道，“可以想象政府会看到它的利用价值。政府为众

多出身贫寒的孩子花费巨资。这些孩子当中，很多人在成年后会走向街头、加入帮派或者被送入监狱”(Istvan, 2014)。²⁰

今天的信息资本家对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革命性城市理论展开杠杆收购，新的城市前沿就成了这个样子。卡斯泰尔 (1983) 发起的“城市与草根”社会运动就是现在的“愤怒与希望网络”，它是人脑神经网络的网路连接点，通过通讯网络可以向人脑的神经网络发送通讯环境所产生的信号”(Castells, 2012:219)。库兹韦尔在担任谷歌工程总监期间以及与拉里·佩奇共同成立“奇点大学”这一机构期间，一直在研究大脑延展器和新皮质与云端的进化杂交体。

地方化的城市相遇(列斐伏尔的意义上)与“大众传播系统”(Webber, 1964) 之间的界面不断演化，塑造了当代全球尺度上的阶层竞争，大学及其在全球城市地区的生态系统地位在其中发挥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大学城总是呈现出平等、多元、包容的面貌，理想主义的学生们努力创造新未来的无限制前沿；但是，大学城也是排他性、工具理性、为了获得文凭像仓鼠一样竞争、获得经济保障的途径越来越少的场所；这些特点反映并加强了范围更大的社会所存在的不平等。全球范围内，“第三级录取率”——各个年龄层被大学录取的人数比例——从二十年前的 14% 上升至 2012 年的 32% (Duncan, 2015:4)。“全世界都去上大学”，《经济学家》的封面报道说道；关于绅士化会如何演进，以及演进会如何绅士化，这就是我们对未来前沿能看得最远之处。大学城和城市——以及实际上所有人们渴望并努力获取“大学”所代表的文化和经济资本之处，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跨国制度界面，地方化的相遇空间与竞争过程在这里交界，而竞争在加速，其地理范围越来越大，并且过程越来越动态。教育竞争的范围越来越广，强度也越来越大，这是由一种普世的道德说教力量所导致：谁能阻止学校将最新的战略计划制定成“世界级”计划？塞克斯顿的全球网络大学不过是教育竞争中一个说得更直白的品牌名称而已。谁不想让孩子做到最好，获得最好的机会呢？不久之前，出版商詹姆斯·阿特拉斯 (James Atlas, 2011) 读到一本小册子，其中公布了该年度著名海外留学奖学金的获得者；他对这些奖学金获得者的成就颇

感震惊：“我们可以把这个物种称为超级人，”他说，并问道，“我们这里有没有不同寻常的人？我们以前没见过如此大量的成就怪咖？也许存在进化方面的原因。”威廉·德莱塞维茨——耶鲁大学的英文教授——将常青藤盟校的学生称为是一种“仿生仓鼠”的“外星物种”（引自 Heller, 2014:68）。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录取的一名学生只有 15 岁，他用了两年就从高中毕业；同时，他还发明了一种用废油制作的环保肥皂，并开发了一种字迹识别软件程序，后来还在一场全国性的比赛中夺魁，并赢得了一笔丰厚的奖学金（Chan, 2014）。同时，我的一名学生“资质平庸”，未能获得丰厚的奖学金，只能不断努力；同时，她还要在温哥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租房市场上寻找公寓；她到了一间公寓，却发现还有 15 名学生在申请这间公寓；所有人都事先打印了学生申请表，并带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广告上载明的月租转化为一场竞价战：“你愿意每个月多付多少钱？”温哥华的人均豪车数比北美任何其他大都市都要多；温哥华的房价-收入比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香港）（Ian Young, 在布朗大学的演讲, 2015）。另一名学生告诉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开着劳斯莱斯抢她的路，导致她差点发生车祸——这种摩擦经常发生；一名匿名博主受此启发，开设了 Tumblr 网页，在上面发布公众提供的“豪车大学”法拉利、玛莎拉蒂和其他身份标志物。²¹

在温哥华的其他地方，一家位于快速绅士化的贫民区和失业区中心的餐馆出售代币；你可以将这些代币赠送给当地的流浪汉和乞丐，让他们换取一份免费的三明治；“致力于改变社区”的“理想主义”企业家被拍摄成纪录片，在奥普拉·温弗瑞频道播放（见 Aiello, 2014）。另外一家在“良心企业家精神”的残酷竞争格局下挣扎求生的餐馆正小心应对道德租隙，调解“地道烹饪”与赤贫之间的关系（Hyde, 2014；参见 Aiello, 2014；Burnett, 2014）：菜单上列了一样售价 0.50 加元的小食品，餐馆承诺将其中的一半收益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这食品名为：“不幸点心”。市中心的另一端则历经数代城市更新而翻天覆地，最新落成了一幢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地标大厦——温哥华首个进入世界城市俱乐部“超级”类建筑榜的作

品——也带着符合如今潮流的附加服务，面向有社会意识的公寓买家：

温哥华一号公馆的居民也将通过 World Housing（帮助住垃圾箱的第三世界家庭建造房屋的机构）连接全球社会。您在温哥华一号公馆购买一套住宅，柬埔寨的一个家庭就会通过 World Housing 捐得一个新家。为加强这种联系，温哥华一号公馆的每位业主都能够与他们所捐助的家庭会面，包括通过书信或网络（Stone, 2014:G6）。

通过二十世纪福克斯国际公司（该公司在十年内参与制作了 200 多部电影）前总裁、慈善家斯科特·尼森，World Housing 这种“买一赠一的房产资助模式”将温哥华不断攀升的房地产市场——包括其日益扩大的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道德建设”运动的专家——与金边城外的垃圾箱联系起来（Bellett, 2014）。温哥华一号公馆的年轻明星建筑师比雅克·英格斯提出应将他的职业理解为“世界手工艺”——将“超现实的梦境变为可居住的空间”——他也为谷歌位于加州山景城的新总部园区提交了一项设计。这项设计方案将拆除目前 750 万平方英尺的出租办公空间，变成一片新的地景；谷歌将自行开发，创造出相当于四个帝国大厦的办公空间；办公空间采用大型透明的座舱罩，可以移动，“就像家具一样”（Dougherty, 2015）。

谷歌的家具未来为理解一个世纪前的达尔文革命中曾让杜威痴迷的“思维装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谷歌总部与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旧址隔着一条高速公路；那里现在是奇点大学。奇点——人、创造力和代码的奇异汇聚，曾让约翰·塞克斯顿想到了德日进的“智能圈”——一部分涉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2011）所说的“吞噬世界的软件”，因为代码会取代有意识、切身的人类劳动。“技术不断革新，并且它革新的速度比人类改变的速度还要快，”尼克·卡尔（2014:40）警告道，“计算机以摩尔定律的速度弹跳前进，我们自身内在的能力却根据达尔文法则龟速爬行。”卡尔（2014）的历史评论表明，这些话完全可能是控制论的先驱（例如，11 岁进入塔夫茨大学、¹⁸ 岁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神童诺伯特·维纳）说的；但请细读这些

话,思考下这些人会如何回应: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洛克菲勒、帕特里克·盖迪斯、约翰·杜威、罗伯特·帕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高尔顿、艾德·格拉瑟、约翰·塞克斯顿、理查德·佛罗里达和雷·库兹韦尔。库兹韦尔承诺,“大脑延展器”和将个人大脑连接到云端的“纳米机器人”会解决摩尔定律与达尔文法则间的速度差异——就像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爵士在1955年提出的“基因外科手术”一样——它们会创造一种新的认知达尔文主义,以适应当今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这一“适者生存”的世界不断加快的竞争速度。这就是未来。你只要花费12,000美元(已便宜1,000美元),就体验奇点大学的高管项目一周,学习如何这个城市化的世界适应、竞争和生存;硅谷已更新盖迪斯的“新技术秩序”理论,新理论强调城市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进化性质:新的环球城市前沿。

或者你可以努力进入斯坦福、伯克利、哈佛、麻省理工,或者也许可以试试纽大的全球网络大学。与最优秀的人竞争。当考虑技术与教育间的加速竞争时——人类要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尺度上与其他人、机器人和代码竞争——我们瞥见了衡量、分级以及城市化竞争转型的未来。从硅谷看去,视野很清晰。无需带上谷歌眼镜就能看到特纳的“智能圈”。你可以在人们对旧金山技术产业涡旋式绅士化的愤怒中看到,在对那些将技术工人带出旧金山街区驶入郊区山谷的专用谷歌巴士的阵阵抗议中看到。你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城市企业家、开发商和买房人中的资本、财产、创造力和信息重组创新中看到,在他们竭力在其各自特殊的城市生态系统位上求生存中看到。你可以在全世界每年竭力进入最好大学的前途光明的学生中看到,甚至在疯狂前行以提高在各种排名上名次的大学自身中看到。你可以在申请进入各种机构(例如,全球网络大学、奇点大学或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分部和分校)的人群中看到;所有人都与高尔顿(1910)最后的幻想小说《不能说哪优生大学》中的世界主义爱国者存在惊人的相似。看看那些冲在奇点前沿的“智能圈”世界主义先锋们。你可以看到绅士化的演进,也可以看到演进的绅士化。

鸣谢

感谢 *Urban Studies* 的编辑们,感谢 SAGE,让我有机会发表这篇2015年4月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芝加哥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感谢 Tony O'Sullivan、Ronan Paddison、Andrew Cumbers、Jon Bannister、Robert Lake、Emily Rosenman 和 Pablo Mendez 对先前版本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此外,我要向俄勒冈州立大学著名的生态学建模专家大卫·特纳致歉;他对“智能圈”的同时代分析 (Turner, 2005) 与本文标题中所指的对象——进化环境决定论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混淆;感谢 Tony O'Sullivan 推荐。

资助

本研究未从公共部门或商业部门的基金或非营利性组织收到具体的资助。

注

- 关于世界主义爱国者和全球社会公民,塞克斯顿的观点还包括超级明星师资的招募。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极大地提升了纽约大学的品牌形象,”他向《经济学人》的通讯记者解释道,“15年来,我一直想让安东尼·埃皮亚 (Anthony Appiah) 来纽约大学任教。他去了一次阿布扎比分校后,就同意来纽约大学任教”(Duncan, 2015: 11)。
- 埃皮亚 (1997:617) 于是在他的文章开篇写道:“我的父亲是一名加纳爱国者。他曾经在我们库马西的本地报纸《先锋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加纳值得我们誓死保卫吗?》,我知道他心中的答案是‘值得’。”但埃皮亚的父亲死后,他和他的姐妹们发现了一张未写完的便签,上面写着给孩子的“最后嘱托和箴言”,包括以下建议:“记住,你们是世界公民”(Appiah, 1997:618)。
- 实际上,将进化逻辑用于个体理论和理论家本身是杜威的创举之一。杜威将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对斯宾塞的热捧视为英国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的巅峰:“他并非众多进化论者之一,他是进化论的化身”(杜威, 1904:53)。
- “把知识定义为生存工具——认知达尔文主义——就像生物学达尔文主义一样古老,”雷斯彻 (Rescher, 1977:126) 强调说。雷斯彻 (1977) 的“进化认识论”把认知达尔文主义置于实用主义的中心,正如在哈维 (2011) 将“世界的心智概念”置于同时代“共同进化式”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雷斯彻 (1977:307) 认为,“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美国的实

- 用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认识到现实生活需求的决定性作用是认知充分性的最终裁决者”。雷斯彻 (2005: x) 后来的研究侧重于批判现实实用主义, 关注“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合理地处理认知问题”。
5. 弗里德曼诉诸“自然选择”对该领域的霸权产生了“持久影响”; 但是战后初期的“短暂躁动”中, “经济学中生物学思维的影响不如后来那么显著。它的影响力急剧削弱, 这是解释得通的, 因为在此之前刚刚发生了纳粹大屠杀, 并且此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 学界反对将生物学思维用于社会科学”(Hodgson, 2009: xxi)。仿佛预见到后来对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狗哨话语, 弗里德曼 (1953:22) 在对进化论的简单讨论中纳入了危言耸听的言论: “因此, ‘自然选择’有助于验证假设——或者, 换句话说, 根据自然选择, 假设是否适当, 很大程度上应基于它是否恰当概括了生存的条件。弗里德曼 (1953) 引述了凡勃伦和阿尔门·阿尔钦 (Armen Alchian, 1950) 著名的不确定性分析; 他们明确采用了达尔文主义的分析方法, 但在文章或索引中一次也没有提及“达尔文”或“进化”。
 6. 当达尔文的“第一本笔记打开”时, 他“按照培根的方法工作, 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收集了大量数据”, 但是“选择如何发生在生活在自然条件下的有机体, 这一点困扰了我一段时间。1838 年 10 月, 我进行系统研究已经十五个月了, 我偶然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当时仅仅是为了消遣, 并且我通过长期观察动物和植物的习性, 已能够很好地理解到处存在的生存斗争, 有一刻我突然醍醐灌顶: 在一定条件下, 变异往往会保留下来, 而不利特征会被摧毁。这一过程导致了新物种的形成。当时, 我终于找到了研究可依据的理论;”(Darwin, 1876:410, 411)。
 7. 高尔顿、韦尔登和皮尔逊的“数学进化论”以其他方式在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几乎)相互交叉。阿尔·图灵做了数年分析, 最终于 1948 年发表《智能机器》研究报告; 在这些年里, 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掌管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达尔文参加“人类的作用”大会时, 威廉姆斯正在附近的高等研究院夜以继日地进行大量推演, 最终发明了新计算机的电子真空管放大器。当时, 挪威数学物理学家 Nils Barricelli 正编写和测试“能在新机器的 40,960-比特存储器中复制、变异和联合共生”的计算机代码序列 Dyson, 2012:227)。极具讽刺意味的是, Barricelli 研发出能够自我复制的数字化“系统生物有机体”, 以证明与被新马尔萨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劫持的新达尔文进化论所主张的原子化自然选择和随机变化因素相比, 相互协作更加重要。
 8. 在后面一章中, 霍伊特 (1933:355-356) 描述了影响美国城市更新政策的内城“衰败”, 尼尔·史密斯 (1979) 后来就此提出“租隙”理论: “地租低廉, 收租损失比例高, 废弃、忽视和故意破坏导致房产损坏严重, 这些导致这些由“流浪汉”、季节性工人、美国原住民罪犯以及底层墨西哥人、黑人和南意大利人所占据的地段土地价值降低至很低的水平。从土地价值曲线上看, Loop 区和其他居民区间出现了一个低谷。
 9. 20 世纪 60 年代末规划理论的认识核心由一名年轻的城市规划学者做了最好的表述, 这名学者后来在超现实的克林顿执政年代到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任职; 在该时期, 新自由主义经济放松管制, 美国政治选民的保守主义郊区化似乎未曾中断, 两者并行不悖, 从中可看出城市政策得以局部复兴。针对阿朗索-穆特方法论所提出的城市结构搬迁人口运输模型, 迈克·斯特格曼 (1969) 通过强调住宅和社区环境对消费者选择的重要影响作出回应: “可以想见, 市中心附近地租较高, 因为非居民活动较为集中, 需要或想要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特定消费者较多; 如果可供使用的住宅质量较差, 并且环境更宜人, 那地租会增长得更厉害。[强调为后加]伴随这种居住条件和环境改善而来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收入群体——富人将占据方便而理想的内环, 迫使穷人居住在边缘地区。
 10. Ian Young, 一位经验丰富的跨国记者, 在《南华早报》中撰写名为“香哥华”的专栏。他写道, 根据估计, 2005 年至 2012 年, 约有 45,000 名百万富翁移民通过两项投资移民计划到达温哥华, 而与同时期全美移民数量不到 30,000 名。“因此, 温哥华最近接受的富人移民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多得多。这发生在一个有着全加诸多最低收入人口的城市(Young, 2015)。也见 Ley (2010:56-64)。
 11. 地方报纸对 Yan 的房地产分析结果进行了数年深度报道; 后来, 《纽约客》的一篇短文 Surowiecki, 2014) 专门写到此事, 算是得到了城市等级体系上层的某种程度关注; 随后当地的一名作家关注到这篇短文, 这名作家对鬼城区的生活颇感不满——温哥华跨国超级绅士化中心地带的房产多由投资者持有, 造成了鬼城区 (Saddy, 2015)。

- Yan 的成果随后刊登在《哈佛国际评论》上 (Dorfmann, 2015)。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黑石基金)的掌门人劳伦斯·芬克在新加坡的一场会议上对“对冲城市”做了另一种描述:“一直以来,黄金是一种很好的保值手段”,但是,现在,“当今国际上两种最好的保值手段是当代艺术品和曼哈顿、温哥华及伦敦的公寓”(引自 Yaffe, 2015:D2)。房地产经纪人兼加拿大族裔关系基金会会长艾伯特·罗还做了一种表述,说移民“将大量财富储存”在加拿大不动产中,然后“回到中国或去其他地方工作”(引自 Todd, 2015:A5)。
12. “现在有一门生意,尚没有孩子的人专门上课——你付钱,他们上这个课来了解如何将你的孩子送入私立学校。我没有撒谎!”(引自 Coscarelli, 2014)。
 13. 2012年5月的一张广为传播的新闻报道照片显示,湖北省一所高中的学生正排队注射氨基酸,以帮助他们应对即将到来的高考。这一无情竞争的极重要考试“已成为众矢之的,也成为全国改革的对象,因为它已被视为是中国所有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从缺乏创造力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公民,到孩子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从普遍的作弊到学生自杀,从教育机会的显著不公平,到学生们难以忍受学业压力”(Zhao, 2009: 49)。
 14. 批发领域包含相对隐形但却更加赚钱的循环基础设施,来自公司资本主义。Amazon Supply 是一家 B2B 电子商务网站,它的目标客户群是批发经销商——起初是美国境内 35,000 家独立企业。2013 年,亚马逊录得 740 万亿美元收入,并计划开发美国 8 万亿美元的经销市场,然后向外扩。正如 Amazon Supply 主管 Prentis Wilson 所说:“我们的目标是供应重建文明所需的一切”(引自 O'Connor, 2014: 89)。
 15. 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创新丰富了当代关于绅士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文献跟踪差异、阶层,以及认知文化资本主义城市化意义和话语的扩散传播。关于温哥华当地政治和餐厅在“烹饪前沿”的竞争性营销,见 Aiello (2014) and Burnett (2014); 关于从优生学到当代精神病理学(汇合于绅士化、无家可归和严重精神疾病)的“意识形态谱系”,见 Durgan (2013); 关于社区代表的文化政治以及绅士化给地方文化实践造成的腐蚀性影响,见 Alfasi and Ganan (2015) 对耶路撒冷的研究, Parekh (2015) 对新奥尔良的研究, Chang (2015) 对新加坡的“审美监管”的研究,以及 Scott (2011b) 对认知资本主义“第三次潮流”中各个城市“审美化的土地利用强化”的研究。
 16. Mazur 和 Perlez (2014) 描绘了鲁炜在“北京高档餐厅与中国的‘大V’们共进晚餐,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并指出这些“验证账号”的社交媒体大咖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网上粉丝”,他们“已显示自己如何将敏感性话题——例如强制拆迁和环境问题——转化为牵动当局敏感神经的全国范围内讨论”。罗伯特·摩斯对布朗克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时,经营了媒体关系;但与斯诺登的国家安全局和鲁炜的国家网络安全与信息办公室相比,他的工具和沟通技巧显得平淡无奇。
 17. 慕课指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这是一种信息技术、教育和全球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被过度宣传的产物。2011 年,谷歌 X 前主管及在线教学公司 Udacity 的负责人 Sebastian Thrun 斯坦福大学开了一门人工智能在线课程,慕课的潜在规模在此课程上得到了清晰证明。来自 190 多个国家约 160,000 人注册了该慕课,其中约 14% 的人取得了结业证书。
 18. 最近的经济文献凸显了消费者主权和需求侧理论的陡然异变;尼尔·史密斯几十年来一直反对这些理论。经济学领域中达尔文主义的“指数级攀升”(Hodgson, 2009: xxii) 与空间、城市理论和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化同时发生,并强者了后者 (Peck and Tickell, 2002)。盖瑞·贝克 (Gary Becker, 1976) 提出“根据新古典主义理论建模发现人类行为由基因决定”,亚瑟·罗宾逊 (Arthur Robson, 2002) 试图“证明达尔文进化论如何导致符合标准理性原理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肯尼思·宾默尔 (Kenneth Binmore, 2005) 利用博弈论建立了一种“道德和自然正义的进化理论,同时保留效用最大化能动性”(均引自 Hodgson, 2009: xxiii, xxv, xxv)。爱德华·沃森 (Edward Wilson) 提出的“社会生物学”与这些成果相融合。“受进化思维启发而爆发的经济学研究”(Dopfer, 2005: 3) 沉迷于获取智人经济论 (HSO) 的源代码作为“一项范式的基本单元”,以至于经济学家们一反常态地开始反思自身成功的秘密:“什么能够可靠地解释进化经济学目前的活力?当我们想到,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每增加一单位研究精力或研究时间,正统经济学家从新理论发现中得到的边际效益递减,我们似有所悟。将这种想法与“具有创造性的人总是会被发展其理论的新机会所吸引”的推测相结合,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假设,能够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杰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转向与进化论相关的研究领域”(Dopfer, 2005: 3)。
 19. “神经学”转向只是更大范围追求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这更大的追求就是要发展一种科

- 学,以了解人类都市实践和人类创造力的创新天才 (Florida, 2014:8)。佛罗里达最近关于创意阶层的研究在一种新的人类生态学“心理地理学”框架中融合了心理学、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以理解“地理集群的体验开放度”对“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速度的影响”(Florida and Mellander, 2014:261)。
20. 不久前,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在地铁上刷广告,以降低早孕率——其中一张广告显示一名黑人女婴在问:“老实说,妈妈,他可能不会和你在一起。我怎么办?”但是,整个城市的出生率已降至大萧条以来最低水平——特里贝克、上东区和布鲁克林高地除外;这些地方“绅士化地区童车随处可见”,“针对 5 岁儿童的打车服务”激增,“富人学区人满为患,就读私立学校的儿童数量不断增加,录取更加难”,这令人十分沮丧 (Bellafonte, 2015)。
21. 针对网站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贴的标签,“部分学生开着玛莎拉蒂上学,其他学生却要乘几个小时的车”, Vivien Chang (2014) 为全国性新闻杂志 *Maclean's* 的读者详细介绍了人满为患的公交线路(与雅各·里斯 (Jacob Riis) 的最新情况报道一起):“开往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公交经常超载,尤其是高峰期;公交经过,学生们有的还留在街角。从公交下车后我大汗淋漓、行动缓慢并且暴躁易怒;当我看到对面开过来的豪车和呆呆的司机时,我经常被这种讽刺的场景弄到无话可说,我常常想,‘这就是另一种生活’”。
- and power. [超越领土边界:地区拼合、政治与权力] *Regional Studies* 42:1161-1175.
- Alonso W (1964) *Location and Land Use*. [《地段与土地利用》]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ndreesen M (2011) 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软件为何吞噬世界] *Wall Street Journal*, 8月20日。
- Appiah KA (1997) Cosmopolitan patriots. [世界主义爱国者] *Critical Inquiry* 23(3):617-639.
- Atkinson R and Bridge G(编)(2005) *Gentrifi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The New Urban Colonialism?* [《全球语境下的绅士化:新城市殖民主义?》] New York: Routledge.
- Atlantic Monthly* (1864) Review, illustrations of progress:A series of discussions with Herbert Spencer, with a notice of Spencer's 'New System of Philosophy,' [评论,进步展示:与赫伯特·斯宾塞的一系列讨论,附斯宾塞“哲学新体系”说明] New York:D. Appleton & Co. *Atlantic Monthly* 13(80):775-777.
- Atlas J (2011) Super people. [超级人] *New York Times*, 10月1日。
- Aviv R (2013)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帝国校长] *The New Yorker*, 9月9日。
- Ball P (2006) Econophysics:Culture crash. [金融物理学:文化冲突] *Nature* 441:686-688.
- Ball P (2014) Gentrification is a natural evolution. [绅士化是一种自然进化] *The Guardian*, 11月19日。
- Baptista I (2013) The travels of critiques of neoliberalism:Urban experiences from the 'Borderlands'. [新自由主义批评之旅:来自“边陲”的城市经历] *Urban Geography* 34(5):590-611.
- Barnes TJ (1998) A history of regression:Actors, networks, machines, and numbers. [回归历:主角、网络、机器和数字]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30:203-223.
- Beauregard RA (1986) The chaos and complexity of gentrification. [绅士化的混乱与复杂] 见:Smith N and Williams P(编)*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城市的绅士化》] Boston, MA:Allen & Unwin, pp. 35-55.
- Becker GS (1976) Altruism, egoism, and genetic fitness:Economics and sociobiology. [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遗传适合度:经济学与社会生物学]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2):817-826.
- Bellafonte G (2015) Baby boom among New York's affluent. [纽约富人的婴儿潮] *New York Times*, 4月30日, MB1。

参考文献

- Aiello D (2014) *Vancouver's downtown Eastside:An ethnography of restaurateurs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餐厅经营者人种志与邻里变迁] 硕士论文。卑诗省本拿比:西门菲莎大学地理系。
- Alchian A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不确定性、演进和城市理论]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2): 211-222.
- Alfasi N and Ganan E (2015) Jerusalem of (foreign) gold:Entrepreneurship and pattern-driven policy in a historic city. [异域)黄金耶路撒冷:一个历史古城中的企业精神和模式驱动型政策] *Urban Geography* 36(2):157-180.
- Allen J and Cochrane A (2007) Beyond the territorial fix:Regional assemblages, politics,

- Bellett G (2014) Ex-film mogul finds fulfillment in dump. [前电影大亨在垃圾箱中寻得满足] *Vancouver Sun*, 11月5日, A9.
- Berry BJL (1978) Geographical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社会变迁的地理理论] 见: Berry BJL(编) *Perspectives in Geography 3: The Nature of Change in Geographical Ideas*. [《地理学视角 3: 地理学理念变革的性质》]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Press, pp. 17-35.
- Berry BJL (1980) Creating future geographies. [创造未来地理学]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0(4):449-458.
- Big Think (2014) We are big idea hunters. [我们是大思路的猎手] 见: [Http://bigthink.com](http://bigthink.com)(2014年8月16日访问)。
- Binmore K (2005) *Natural Justice*. [《自然正义》]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aut J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lock RH (1980)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nd American geography. [弗里德里克·杰可逊·特纳与美国地理学]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0(1):31-42.
- Bowman I (1932) Obituary: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弗里德里克·杰可逊·特纳] *Geographical Review* 22:499.
- Brown J (2015) CanadaLand: Episode 86, Hongcouver. [走遍加拿大: 第86集, 宿醉] 见: com/podcast/hongcouver.
- Buchanan M (2007) *The Social Atom: Why the Rich Get Richer, Cheaters Get Caught, and Your Neighbor Usually Looks Like You*. [《社会院子: 为什么富人更富, 骗子被抓, 而你的邻居通常看上去和你一样》] New York: Bloomsbury.
- Burnett K (2014) Commodifying poverty: Gentrific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Vancouver's downtown Eastside.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的绅士化与消费] *Urban Geography* 35(2):157-176.
- Butler T (2007) For gentrification? [为了绅士化?]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1):162-181.
- Buttimer A (1971) *Society and Milieu in the French Geographic Tradition*. [法国地理学传统中的社会与环境]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Carapezza K and Noe-Payne M (2014) NYU's John Sexton: Higher education costs. [纽大约翰·塞克斯顿: 高等教育要钱。] *On Campus: WGBH News Higher Education*, 博客, 10月17日。Boston, MA: WGBH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 Carr N (2014) *The Glass Cage: Automation and Us*. [《玻璃笼子: 自动化与我们》] New York: Norton.
-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城市与草根》]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stells M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愤怒与希望之网: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avell R (2002) *McLuhan in Space: A Cultural Geography*. [空间中的麦克卢汉: 一种文化地理学]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Cayne BS(编) (1990) *The New Lexicon Webster's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新韦氏百科词典》] New York: Lexicon Publications.
- 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 [住房权与驱逐研究中心] (2006) *Forced Eviction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Tenth Global Survey of Forced Evictions*. [《强制驱逐: 人权侵犯。第十项强制驱逐全球调查》] Geneva: 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
- 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 (2007) *Mega-Events, Olympic Games, and Housing Rights*. [《大事件、奥运会与住房权》] Geneva: UN Habitat [联合国人居署]/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
- Chan C (2014) Scholarship boosts 15-year-old at UBC. [奖学金增加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15岁大学生] *The Province*, 8月19日, A4.
- Chang TC (2015) New uses need old buildings: Gentrification aesthetics and the arts in Singapore. [新用途需要老房子: 新加坡的绅士化审美与艺术] *Urban Studies*. 文章首次在线发表: 2014年3月18日。DOI: 10.1177/0042098014527482.
- Chang V (2014) What's behind the University of Beautiful Cars? [豪车大学背后是什么?] *Maclean's*, 3月6日。
- Clark E (1987) *The Rent Gap and Urban Change: Case Studies in Malmo, 1860-1985*. [《租隙与城市变迁: 马尔默案例研究, 1860-1985》]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E (2005) The order and simplicity of gentrification: A political challenge.

- [绅士化的秩序与简单性：一项政治挑战] 见：Atkinson R and Bridge G(编)*Gentrifi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The New Urban Colonialism*. [《全球语境中的绅士化》] London:Routledge, pp. 256-264.
- Clark E (2015) Afterword:The adventure of generic gentrification. [广普绅士化征程] 见：Lees L, Bang Shin H and Lopez-Morales E(编)*Global Gentrifications:Uneven Development and Displacement*. [《全球绅士化：不平衡发展与动迁》] Bristol:Policy Press, pp. 453-456.
- Clark TL and Clark E (2012) Participation in evolution and sustainability. [演进与可持续发展参与]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37:563-577.
- Comte A [孔德] (1842) *Social Physics.Book VI, Course in Positive Philosophy*. [《社会物理学》第六卷，《实证哲学之路》] Reprinted in Lenzer G(编) (1998)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The Essential Writings*. [《奥古斯特·孔德与实证主义：精华著作》] New Brunswick, NJ:Transaction Publishers, pp. 195-297.
- Coscarelli J (2014) Spike Lee's amazing rant against gentrification: 'We Been Here!'. [斯派克·李怒吼绅士化：“我们一直住这里！”] *New York Magazine*, 25 February.
- Darwin C [达尔文] (1876) *Recoll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Mind and Character*. [我的思维与性格发展回忆录] 见：Secord JA(编)*Charles Darwin:Evolutionary Writings*. [《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著作》]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55-425.
- Darwin Sir CG (1956) The time scale in human affairs. [人类事务的时间尺度] 见：Thomas WL(编)*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963-969.
- Davidson M and Lees L (2010) New-build gentrification:Its histories, trajectories, and critical geographies. [新房绅士化：历史、轨迹与批判地理学]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6:395-411.
- Dewey J [杜威] (1904) The philosophical work of Herbert Spencer. [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著作]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重印于 Ratner J(编) (1929) *Characters and Events:Popular Ess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by John Dewey*. [《人格与事件：约翰·杜威社会与政治哲学通俗文选》] 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 pp. 45-62.
- Dewey J [杜威] (1909)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 [达尔文的哲学影响]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75:90-98.
- Dewey J [杜威] (1918) Internal social reorganization after the war. [战后社会内部重建]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四月, 重印于 Dewey J (1939) *Intellig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现代世界中的知性》] New York:Random House/Modern Library, pp. 405-433.
- Dewey J [杜威] (1920)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哲学中的重构] New York:Henry Holt.
- Dewey J [杜威] (1939) Socializing intelligence. [社会化智能]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 (1929) 和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新旧个人主义》] (1930) 文选, 重印于 Dewey J (1939) *Intellig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现代世界中的知性》] New York:Random House/Modern Library, pp. 455-466.
- Dopfer K (2005) Evolutionary economics:A theoretical framework. [演进经济学：一个理论框架] 见：Dopfer K(编)*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经济学的演进基础》]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55.
- Dorfmann J (2015) New wealth seeks a 'home':The rise of the hedge city. [新财富找“家”：对冲城市的崛起]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6(3).见：<http://hir.harvard.edu/archives/10888>.
- Dougherty C (2015) Google unveils plan for new corporate campus. [谷歌公布新企业园区规划方案] *New York Times*, 2月27日.
- Duncan E (2015) Excellence v. equity:Special report on universities. [卓越与资产：大学特别报告] *The Economist*, 3月28日, 19 pp.
- Durgan E (2013) *Resistance and complexity:Solutions to urban crises of homelessness and psychopathology through psychiatry, architecture, and philosophy*. [《抵抗与复杂：城市流离危机解决方案与精神病学、建筑和哲学的心理病理学》] 博士论文, 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跨专业研究。
- Dyson G (2012) *Turing's Cathedral:The Origins of the Digital Universe*. [《图灵的大教堂：数字宇宙的起源》] New York:Vintage.

- Ely RT (1884)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的过去与现在》]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II.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Entrikin JN (1980) Robert Park's human ecology and human geography. [罗伯特·帕克的人类生态学与人文地理学]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0(1):43-58.
- Fernandes L (2006) *India's New Middle Class: Democratic Politics in an Era of Economic Reform*. [《印度的新中产: 经济改革时代的民主政治》]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latley JL (2015) In the basement with transhumanism's DIY cyberpunks. [与超人类主义的DIY 网络朋克共处地下室] *The Daily Dot*, 4月26日。
- Florida R (2003)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城市与创意阶层] *City & Community* 2(1):3-19.
- Florida R (2006) 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 [创意阶层飞了: 人才的全球新竞争] *Liberal Education* 92(3):22-29.
- Florida R (2014) Foreword. [前言] 见: Knox PL (编) *Atlas of Cities*. [《城市地图》]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8-9.
- Florida R and Mellander C (2014) *Geographical 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地理心理学: 探索环境与行为的交互》]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p. 261-274.
- Friedman M (1953)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实证经济学文集》]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lton F (1869) *Hereditary Genius: 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 [《遗传天赋: 法则与后果探索》] London: Richard Clay and Sons.
- Galton Sir F (1910) *The Eugenic College of Kantsaywhere*. [《不能说哪优生大学》]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Garcia JR and Saad G (2008) Evolutionary neuromarketing: Darwinizing the neuroimaging paradigm for consumer research. [进化论神经营销学: 消费者调查神经成像范式的达尔文化]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r* 7:397-414.
- García-Ajofrin L (2014) Es el puto síndrome de Christo'bal Colo'n. Nosotros hicimos Harlem, ahora nosechan. [怪操蛋的哥伦布综合症。我们造了哈莱姆, 现在他们把我们丢出去] *El Confidential*, 6月20日。
- Geddes P (1915) *Cities in Evolution*. [《演进中的城市》]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 Ghent WJ (1902) *Our Benevolent Feudalism*. [《我们的仁慈封建主义》] New York: MacMillan.
- Gibson-Graham JK, Resnick SA and Wolff RD (编) (2000) *Class and its Others*. [《阶层与他者》]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laeser E (2011) *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 [《城市的胜利: 我们最伟大的发明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 New York: Penguin.
- Glass R (1964) Introduction. [导论] 见: Centre for Urban Studies (编)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伦敦: 变迁面面观》] London: MacGibbon & Kee, pp. xii-xlii.
- Hamnett C (1991)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The explanation of gentrification. [盲人与大象: 解释绅士化]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16(2):173-189.
- Harris A (2008) From London to Mumbai and back again: Gentrifi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从伦敦到孟买再返回: 比较视角中的绅士化与公共政策] *Urban Studies* 45(12): 2407-2428.
-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社会正义与城市》]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rvey D (1978) On countering the Marxian myth - Chicago-style. [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神话 - 芝加哥式] *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 重印于 Harvey D (编) (2001)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资本的空间: 走向批判地理学》] New York: Routledge, pp. 68-89.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资本的限度》]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vey D (1989) *The Urban Experience*. [《城市经验》]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十七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终结》]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ller N (2014) Poison ivy: Are elite colleges bad for the soul? [精英大学有害心灵吗?] *The New Yorker*, 9月1日, pp. 68-72.

- Hodgson G (2003a) 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达尔文主义与制度经济学]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7(1):85-97.
- Hodgson G (2003b) Preface. [序] 见: Laurent J (编)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Human Nature*. [《进化经济学与人类本性》]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ix-xiii.
- Hodgson GM (2009) Introduction. [导论] 见: Hodgson GM(编) *Darwinism and Economics*. [《达尔文主义与经济学》]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xi-xxxvi.
- Hofstadter R (1944)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1860-1915》]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oyt H (1933) *One Hundred Years of Land Values in Chicago: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rowth of Chicago to the Rise in its Land Values, 1830-1933*. [《芝加哥土地价值一百年: 芝加哥发展与土地升值的关系, 1830-1933》]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yde Z (2014) Omnivorous gentrification: Restaurant reviews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in the downtown Eastside of Vancouver. [无所不吃的绅士化: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的餐厅评论与邻里变迁] *City & Community* 13(4):341-359.
- Iossifova D (2009) Negotiating livelihoods in a city of difference: Narratives of gentrification in Shanghai. [一个差异城市中的谋生: 上海绅士化叙事] *Critical Planning* 16(2):99-116.
- Istvan Z (2014) It's time to consider restricting human breeding. [是时候考虑限制人类延续了] *Wired UK*, 8月14日.
- Keynes JM (1926)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 London: L.&V. Woolf.
- Knopp L (1997) Gentrification and gay neighborhood formation in New Orleans: A case study. [新奥尔良的绅士化与同性恋街区的形成: 一项案例研究] 见: Gluckman A and Reed B(编) *Homo Economics: Capitalism, Community, and Lesbian and Gay Life*. [《人类经济学: 资本主义、社区与同性恋生活》] New York: Routledge, pp. 45-63.
- Krueckeberg DA (1995) The difficult character of property: To whom do things belong? [产权的棘手性: 东西属于谁?]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1(3):301-309.
- Kurzweil R (2005)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 [《奇点近了: 当人类超越生物学》] London: Penguin.
- Lambert C and Boddy M (2002) *Transforming the City: Post-Recession Gentrification and Reurbanisation*. [城市转型: 后衰退时期的绅士化与重新城市化] ESRC Centre for Neighbourhood Research, Glasgow.
- Lanier J (2010) *You Are Not a Gadget: A Manifesto*. [《你不是一个小器具: 一项宣言》] New York: Knopf.
- Lanier J (2013) *Who Owns the Future?* [《谁拥有未来?》] New York: Norton.
- Lee-Young J (2015) Buyer of \$51.8M home was a duck farmer. [5,180 万加元豪宅的买家曾是养鸭的] *Vancouver Sun*, 3月18日, A6.
- Lees L (2012) The geography of gentrification: Thinking through comparative urbanism. [绅士化地理学: 比较城市学思考]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6(2):155-171.
- Lees L, Shin HB and Lo'pez-Morales E (2015a) Conclusion: Global gentrification. [结论: 全球绅士化] 见: Lees L, Shin HB [申铉邦] and Lo'pez-Morales E(编) *Global Gentrification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Displacement*. [《全球绅士化: 不平衡发展与动迁》] Bristol: Policy Press, pp. 441-452.
- Lees L, Shin HB and Lo'pez-Morales E (2015b) Introduction: 'Gentrification' - A global urban process? [“绅士化”: 一项全球城市进程?] 见: Lees L, Shin HB [申铉邦] and Lo'pez-Morales E(编) *Global Gentrification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Displacement*. [《全球绅士化: 不平衡发展与动迁》] Bristol: Policy Press, pp. 1-18.
- Lees L, Slater T and Wyly E(编) (2010) *The Gentrification Reader*. [《绅士化读本》] London: Routledge.
- Lefebvre H [列斐伏尔] (1970) *The Urban Revolution*. [《城市革命》] 2003 Translation,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ey D (1987) Reply: The rent gap revisited. [回复: 租隙再思考]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7(3):465-468.
- Ley D (1996)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entral City*. [《新中产与中心城市的再造》]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y D (2010) *Millionaire Migrants: Trans-Pacific Life Lines*. [《富翁移民: 跨太平洋命脉》] Chichester: Wiley.
- Ley D and Teo SY (2013) Gentrification in Hong Kong? Epistemology vs. ontology. [香港的绅士化? 认识论与本体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8(4):1286-1303.

- Lowry IS (1960) Filtering and housing standards: A conceptual analysis. [过滤与住房标准: 一项概念分析] *Land Economics* 36(4):362-370.
- McCann E, Roy A and Ward K (2013) Urban pulse: Assembling/worlding cities. [城市脉搏: 组装/世界化城市] *Urban Geography* 34(5):581-589.
- MacKenzie D (1976) Eugenics in Britain. [不列颠优生学]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6(3/4):499-532.
- Maloutas T (2011) Contextual diversity in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绅士化研究的语境多样性] *Critical Sociology* 38(1):33-48.
- Maloutas T (2011) Contextual diversity in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绅士化研究的语境多样性] *Critical Sociology* 38(1):33-48.
- Malthus TR [马尔萨斯] (179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人口论》] London: J. Johnson, in St. Paul's Churchyard.
- MarketWatch (2015) LinkedIn wants to map the global economy. [领英想要绘制全球经济地图] *MarketWatch*, 4月9日.
- Martindale D (1958) Prefatory remarks: The theory of the city. [序言: 城市理论] 见: Martindale D and Neuwirth G(编译) *Max Weber, The City*. [《马克思·韦伯与城市》]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pp. 9-60.
- Mazur P and Perlez J (2014) Gregarious and direct: China's web doorkeeper. [爱社交且直接: 中国的网管] *New York Times*, 12月1日.
- Merrifield A (2013) The urban question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 [环球城市化下的城市问题]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7(3):909-922.
- Metzger JT (2000) Planned abandonment: The neighborhood life-cycle theory and national urban policy. [规划好的抛弃: 邻里生活周期理论与全国城市政策] *Housing Policy Debate* 11(1):7-40.
- Mirowski P (2005) How positivism made a pact with the postwar social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实证主义如何与美国战后社会科学达成协议] 见: Steinmetz G(编) *The Politics of Metho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ositivism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Others*. [《人文科学方法的政治学: 实证主义与其认识论他者》]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42-172.
- Mooney C (2015) Pope dares to side with science. [教宗敢支持科学] *Washington Post*, 1月3日, B5.
- Moulier-Boutang Y (2012) *Cognitive Capitalism*. [《认知资本主义》] Cambridge: Polity.
- Mozur P (2014) Warm West Coast reception for China's web czar (chillier in Washington). [西海岸热烈欢迎中国网络沙皇(华盛顿表现冷淡)] *New York Times*, 12月8日.
- Muth R (1969) *Cities and Housing*. [《城市与住房》]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ew York Times* (2015) \$100.4 million sale at One67. [One67的1亿零40万美元大买卖] *New York Times*, 1月23日.
- Nguyen T (2014) NY Times to reporters: Please stop comparing everything to Brooklyn. [纽约时报致记者: 请别老拿布鲁克林比] *Mediaite.com*, 18 November. 见: <http://www.mediaite.com/online/ny-times-to-reporters-please-stop-comparing-everything-to-brooklyn/>.
- Norton BJ (1978) Karl Pearson and statistics: The social origins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卡尔·皮尔逊与统计学: 科学创新的社会起源]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8(1):3-35.
- O'Connor C (2014) Amazon's wholesale slaughter. [亚马逊的批发惨败] *Forbes*, 5月26日, pp. 88-94.
- Ong A [王爱华]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弹性公民: 跨国性的文化逻辑》]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ng A [王爱华] (2011) Worlding cities, or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世界化城市, 或跻身全球城市之道] 见: Roy A and Ong A(编)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世界化城市: 亚洲的实验与跻身全球城市之道》]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pp. 1-26.
- Parkeh T (2015) They want to live in the Treme', but they want it for their ways of living. [他们想要住在特莱梅, 只是想要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Urban Geography* 36(2):201-220.
- Park RE (1921) The social organism and the collective mind. [社会有机体与集体心灵]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7(1):1-21.
- Park RE (1925)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城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研究建议] In: Park RE, Burgess EW and McKenzie RD(编) *The City*. [《城市》]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46.
- Peck J and Tickell A (2002) Neoliberalizing space. [新自由化空间] *Antipode* 34(3):380-404.

- Rees PW (2015) London needs homes, not towers of 'safe-deposit boxes'. [伦敦需要家, 不是“保险柜”式高楼] *The Guardian*, 25 January.
- Ren J (2015)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中国的绅士化?] 见: Lees L, Bang Shin H [申铨邦] and Lo'pez-Morales E(编)*Global Gentrification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Displacement*. [《全球绅士化: 不平衡发展与动迁》] Bristol: Policy Press, pp. 329-347.
- Rescher N (1977) *Methodological Pragmatism: A Systems-Theoretic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方法论实用主义: 知识理论的系统理论进路》]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Rescher N (2005) *Realism and Pragmatic Epistemology*. [《现实主义与实用认识论》]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Richtel M (2015) For tech titans, sharing has its limits. [技术巨人认为分享有界限] *New York Times*, 3月14日。
-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日常城市: 在现代性与开发之间] New York: Oxford.
- Robson A (2002) Evolution and human nature. [进化与人类本性]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2):89-106.
- Rose D (1984) Rethinking gentrification: Beyo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Marxist urban theory. [超越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的不平衡发展]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47-74.
- Roy A (2011) Postcolonial urbanism: Speed, hysteria, mass dreams. [后殖民城市主义: 速度、歇斯底里、集体梦] In: Roy A and Ong A [王爱华](编)*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世界化城市: 亚洲的实验与跻身全球城市之道》]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pp. 307-335.
- Saddy G (2015) If this is our new urban dream, is the West Side sleeping through it? [如果这是我们的新城市梦, 西海岸是在睡觉吗?] *Vancouver Magazine*, 四月刊, pp. 46-53.
- Schill M and Nathan R (1983) *Revitalizing America's Cities: Neighborhood Reinvestment and Displacement*. [《重振美国城市: 街区再投资与动迁》]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cott AJ (2007) Capitalism and urbanization in a new key? The cognitive-cultural dimension. [新型资本主义与城市化? 认知文化维度] *Social Forces* 85(4):1465-1482.
- Scott AJ (2011a) A world in emergence: Notes toward a resynthesis of urban-economic geography for the 21st century. [一个崛起中的世界: 21世纪地理学] *Urban Geography* 32(6):845-870.
- Scott AJ (2011b) Emerging cities of the third wave. [第三次浪潮的新兴城市] *City* 15(3/4):289-321.
- Scott AJ (2014) Beyond the creative city: Cognitive-cultural capitalism and the new urbanism. [超越创意城市: 认知文化资本主义与新城市主义] *Regional Studies* 48(4):565-578.
- Secord JA (2008) Introduction. [导论] 见: Secord JA(编)*Charles Darwin: Evolutionary Writings*. [《查尔斯·达尔文: 进化论著作》]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ii-xxxvii.
- Sexton J (2008) NYU's global future. [纽约大学的全球未来] *Big Think* 网站上传播的演讲。见: <http://bigthink.com>(5月29日记录)。
- Sexton J (2010) *Global Network University Reflection*. [《全球网络大学反思》] 9月21日。纽约: 纽约大学校长办公室。
- SFU Public Square (2014) *Innovation: The Shock of the Possible*. [《创新: 可能性带来的震撼》] Vancouver/Burnab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 Shao Q [邵勤] (2013) *Shanghai Gone: Domicide and Defiance in a Chinese Megacity*. [《逝去的上海: 一个中国超大城市中的家毁与抗争》]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Shin HB [申铨邦] (2012). *Looking Back and Ahead: Lessons from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回顾与展望: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经验与教训]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Slater T (2009) The eviction of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om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绅士化研究中排除的关键视角]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0(4):737-757.
- Slater T (2014) There is nothing natural about gentrification. [绅士化一点不自然] *New Left Project*, 11月24日。
- Slater T (2015) Planetary rent gaps. [环球租隙] *Antipode*, 即出。见: <http://www.geosciences.ed.ac.uk/homes/tslater/planetaryrentgaps.pdf>.
- Smith N (1977) *The Return from the Suburb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State Involvement in Society Hill, Philadelphia*.

- [从郊区回归与城市空间的构造: 费城社会的国家参与] St. Andrew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 Smith N (1979)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 [走向绅士化理论: 回归资本而非人的城市流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5(4): 538-548.
- Smith N (1987) Commentary: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nt gap. [评论: 绅士化与租隙]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7(3): 462-465.
- Smith N (1996)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新前沿: 绅士化与失地收复城市》] New York: Routledge.
- Smith N (2002) New globalism, new urbanism: 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 [新全球主义、新城市主义: 作为全球城市战略的绅士化] *Antipode* 34(3): 427-450.
- Smith N (2003)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美帝国: 罗斯福的地理学家与全球化序言]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mith N (2009) The revolutionary imperative. [革命性要求] *Antipode* 41(S1): 50-65.
- Smith N (2011) The evolution of gentrification. [绅士化的演进] 见: Berg J, Kaminer T, Schoonderbeek M and et al. (编) *Houses in Transformation: Interventions in European Gentrification*. [《转型中的房子: 干预欧洲绅士化》]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pp. 15-26.
- Stegman MA (1969) Accessibility and models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居住地点的通达性与模式]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5(1): 22-29.
- Stone F (2014) Vancouver house tower a 'living sculpture'. [“活雕塑”温哥华一号公馆] *Vancouver Sun*, 9月13日, G4, G6.
- Stone M (2015) Silicon Valley CEOs just want a little privacy. \$100 million and 750 acres of it. [硅谷首席执行官们只想要点隐私。需1亿美元与750公顷] *Business Insider*, via *Slate*, 5月18日。
- Surowiecki J (2014) Real estate goes global. [房地产走向全球] *New Yorker*, 5月26日。
- Taylor M (2003) *Harlem: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哈莱姆: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47) The formation of the noosphere. [智能圈的构成] 见: Denny N (译) *The Future of Man*. [《人类的未来》] New York: Doubleday, pp. 149-178.
-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56) The antiquity and world expansion of human culture. [古代与人类文化的世界扩张] 见: Thomas WL (编)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03-112.
-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64) *The Future of Man*. [《人类的未来》] Denny N (译) New York: Doubleday. The Editors (2015) Editorial: New urban geographies. [社论: 新城市地理学] *Urban Geography* 36(3): 327-339.
- Todd D (2015) Ritz neighborhood where many are 'poor'. [有很多“穷人”的豪华社区] *Vancouver Sun*, 6月15日, A1, A5.
- Turner DP (2005) Thinking at the global scale. [全球尺度思维]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14: 505-508.
- Turner FJ (189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美国历史中前沿的重要意义]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p. 199-227.
- Webber MM (1964) The urban place and the non-place urban realm. [城市场所与非场所城市领域] 见: Webber MM, Dyckman JW, Foley DL and et al. (编) *Explorations into Urban Structure*. [《城市结构探索》]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p. 79-153.
- Wheaton W (1977) Income and urban residence: An analysis of consumer demand for location. [收入与城市住宅: 消费者地段需求分析]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620-631.
- White M and White L (1962) *The Intellectual Versus the City: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Frank Lloyd Wright*. [《知识分子与城市: 从杰斐逊到莱特》]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MIT Press.
- Yaffe B (2015) Real estate pandemonium. [房地产乌烟瘴气] *Vancouver Sun*, 5月26日, D2.
- Young I (2015) Something is grotesquely wrong with Vancouver's housing market, and the time for denialism is over. [温哥华住房市场怪现象与为时已晚]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1 May.
- Zhao Y (2009) Comments on the Common Core Standards Initiative. [共同核心标准评论] *AASA Journal of Scholarship and Practice* 6(3): 46-54.